

金華
書記

七
縣志卷三十二

吉水縣知縣關中米

修

藝文志六

記

崇寧備官記

蕭服

皇帝嗣位稽古作則遵制揚風禮備樂成法完令具將
以詔萬世而垂無窮乃眷耳目司實視聽之所寓按
姦糾慝明正典刑爲國紀綱寄任尤重崇寧四年春既
擢侍御史臣侯蒙爲中丞越明年秋又擢起居舍人

余深爲侍御史維茲二人又在言路悉心體國明熟憲章慎簡乃僚聯事合治於是自兩院而上凡十人皆備前此未有也當時學士大夫相與戒於朝百官有司相與儆於位四方萬里之遠鈞金束矢將有訴於上者相與慶於路罷民罪隸與夫懷緩迷國之徒相與率德改行罔敢干于治罔罔空虛綿歷歲時可謂盛矣蓋事有本末治有先後聖人以道任天下以政事治之亦明其本而務其所當先者而已舉天下之事皆隸於官府官府之事皆隸於省曹察其苛蠹糾其偷惰實在於御

史於是舉而備之事其有不治乎虞舜之明四目達四聰建官惟百而慎乃作耳目之臣而周官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凡治者受法令焉用此道也惟我神考董正治官以熙庶績元豐三年詔御史府置大夫中丞侍御史各一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監察御史三人七年詔增監察御史三人分察六曹之事蓋治致其美事致其詳則官爲之備也主上稽虞舜之治考成周之法繼神考之志以臨萬邦以理庶事爰備御史之官以明爲治本末先後之序委任之意固已重矣夫任之重則其

責非輕天下之望非淺同時而升分職而治秩隆地峻
無與爲比惟既乃心惟飭乃事好是正直俾邪言詖行
自潛消於冥冥之中乘間蘖芽芟夷剔鋤如去稂莠以
養嘉穀永保國家之成憲以慰天下之望以仰承聖天
子責任之意豈不偉歟崇寧五年十月日監察御史臣
蕭服謹書

政瑞祠記

楊邦乂

此古而至將相列爵而封侯王顯於當時揚於後世者
此大夫夫得志行乎中國而道濟天下之所爲也宋江
西三瑞昭昭然三瑞之所以得名何也仁宗皇帝嘗題
殿柱曰彭齊之文章楊丕之清慎蕭定基之政事此江
西之三瑞也定基登宋天禧進士第官至殿中侍御史
淮浙荆湖制置爵廣陵侯又爲三瑞之一也居螺陂字
守一爲乾貞將仕郎武寧長官之曾孫工部侍郎良輔
之子唐宰相復之子詳刑觀察儉之後也夫人毛氏河
陽縣君生五子曰汝礪太常博士汝諧都官員外郎汝
器官至殿中丞汝士官至太子中舍汝真官至通直郎
孫服元豐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吏部侍郎其他仕者文

武貞節不可具述蓋侯之瑞名既與楊丕彭齊等而其
德業聞望貽於後世者又非尋常可擬已而輔相當時
莫非得志行道於天下也然得志行道於天下者公天
下者也非私天下也凡出正詞明大道急先務澤生民
立辟雍封建之儀致風化聲教之始於此見責難陳善
之敬竭忠補過之誠又皆自天降之大任若是也侯之
盛德忠誠貫日孝則動天儀型文武典章百司撫安廣
右蠻夷服恩鹽鐵不謬洗冤無枉真正有方天子感其
功能朝廷賴其紀綱瑞拔江西列封侯爵皆公之政事
所致所以見公之德榮乎天下後世豈一朝夕之榮哉
煌煌圭袞赫赫令譽光被前人業垂後裔詩云無忝爾
祖聿修厥德此之謂與所以將相而富貴者宜隆是爵
蓋古先帝王之封建諸侯治其民而食其力以利民也
食其力者有以異封其爵者無不同所以教化行而功
賞行也羣臣異姓之封謂之徹侯有分土無分民然漢
之時有以宰相封侯者自公孫弘封平津侯始有以功
封侯者自霍去病封冠軍侯始有以地封侯者自蘓建
封平陵侯始間有以裔封有以婦人封者有以宦官封

者若是者無定制自後世有天下者封賞各有制事雖
同年概舉而侯以宰相功名定封皆侯積功累勲以致
於斯衣冠而華胄者延於後將相而令望者傳於今嗚
呼當公之存也侯於千載之下宜其恪遵成憲猶天之
未喪斯文也侯子孫繩繩未艾而衣冠不乏者宜典春
秋於祠堂也爲其後者十有四家以奉祠祀而爲之歌
使其孫昂歌之以祀公其辭曰侯之生兮國禎祥侯之
屹兮立棟樑侯之得君兮堯舜禹湯侯之爲臣兮夔龍
及斯侯之爵兮比公與王侯之德兮流傳四方奠安社

稷兮斬然綱常撫安蠻夷兮恩澤汪洋敕書褒美兮五
色焜煌凱歌歸奏兮至於帝鄉治鹽鐵兮國賦無傷秉
忠槩兮壹巨闕而干將天呈瑞兮雲欲黃日有祥兮垂
精光拔楊丕之清操兮政事等彭齊之文章才不時兮
鸞與鳳壽不延兮摧高岡春秋祭祀兮鼓鐘鏗鏘雜肴
蔬兮進堂侯垂霽兮喜且翔歌我侯兮鳳鳴朝陽侯且
昭兮永無疆靖康元年丙午後學楊邦乂撰

振古堂記

周必大

予友才臣王子俊學博信古聞伊洛遺論慨然有志於

先代之禮間以質余亦嘗取的於誠齋晦菴而得其要矣惜位非其志無所於用乃退修以教其家因以化其鄉之人於是築堂南山下以祀其先過子平園請題且記予喜其如司馬氏之復見於世也因題其堂曰振古蓋取詩振古如茲之義詩言周人祀先以芻以郇以豐以鎬其恭敬之道振古如茲不直洛邑爲然王氏由太原徙臨川望分於吉世有聞人其地其分固不必一一與周同而祀先恭敬之心宜無或異孔子曰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此名堂之意也堂祀三世主而各以其妃配首富川令懋甫諱端禮其曾祖也登元祐進士著論語解周易解以羽翼聖經國志賢之次南賓諱鴻舉其顯祖也鴻舉與兄弟鵬舉鸚舉繼登解榜南賓尤以文學名其行有誠齋狀次大臨諱舜輔其顯考也幼有智慧識脫父於強寇之手孝誠夙著而晦德弗施其墓有誠齋銘之三公者在雩祀猶祀之况有賢子孫如才臣世其德襲其慶祀典不修不其闕與故堂落之日將事惟謹事已即具器品祭器以興嗣歲且記其行禮之節胥刊諸石將以詔夫後之人俾世守之而充

懼夫賢不肖之不可必將久而忽弛也爰循堂左右建齋居六所招致四方俊乂使宗族子弟日與居游而親爲之指授事聞縉紳間爭歌咏以侈其盛才臣之孝誠於是乎其有終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才臣有焉予嘗謂故家譬之喬木根本枝葉相爲榮辱根本固而枝葉茂固榮矣使枝葉而摧落戕伐焉則根本將亦萎焉菑翳不幾於辱乎祖父子孫相爲休戚實亦類此故永祀莫要於昌後昌後莫要於親賢賢人日親則子孫有所觀望而日趨於正祀典因益以固此達孝之要道也才臣築堂祀先復開齋延賢以昌後其達孝信有終矣因併記之

瀟瀧廟記

安福

王廷珪

吉水縣之東南八十里山高而遠險有水自北奔注由山石曲折而出至是滙爲湓湍江中多亂石其突怒偃蹇屹然而出者爭爲狀水石相搏擊其聲如雷霆如兵甲陣馬之行悍怒鬪激觀者怖慄舟上下與石不相避則有破碎淪溺之患或謂神之威靈以驚駭斯民古有廟謂之瀟瀧不知所以名者考之舊記或曰瀟瀧者湘

中之二石也按地理此水與湘江無通之理獨湘江以南凡湍流觸石而奔放洶湧者率謂之瀧唐韓退之貶潮陽先至樂昌作瀧吏詩有險惡不可狀船石相舂撞之句是知所爲瀧者皆激流奔湍而險者也聞故老皆云古語相傳瀧之神甚靈而姓蕭鄉之人嚴奉乂之此說幾是矣古能捍大災禦大患則祀之豈蕭氏嘗有功黎民而能禦災捍患者耶抑瀧之神龍變化能風雲降雨澤使年穀屢登而遂廟食此耶今瀧流之上有大石若破甕側立千丈蓋神物變化怪之所潛而不可測者也廟棟壞鄉之進士彭公勉率衆豪出財力易其朽敗而鼎新之一切增壯於昔是皆賴神之庥凡有求必禱而神常有以響答之者也宜其祠奉益隆愈知瀧瀧之靈公勉乃求文以記重修之歲月實爲大宋紹興三十一年辛巳七月望日壬辰也復爲之詩使鄉人祀以歌之曰瀧神何年列此宮神之來兮雨溟濛雷公擊破驅羣龍神之靈兮與天通十日五日一風雨物無疵癘年穀豐瀧民祀之甚嚴恭牲饁薦酒鐸鼓鐘湍雖洶湧年長工不聞船石相撞舂孰知此者神之功宜歌此曲

傳無窮迪功郎前衡州路茶陵縣丞主管學事王廷珪
撰

吉水縣除屯田租記

楊萬里

予謝病免歸逃虛幽屏一日吉水人士王子俊等四百
餘人合詞請於予曰屯田之爲吉水病三四百年於茲
矣十餘年來病之中又滋病焉蓋自唐宋五代以還吉
水之屯田在一郡爲加多而其征爲已重乾道淳熙間
郡白於朝請官鬻之而更爲稅畝於是租之爲斛者二
千一百三十四有奇屯田之重租則去矣而上供之常
數自若也淳熙之十五年天台陳君臧孫來長吾邑未
及下車亟詣府極論其本末守以其說上之部使者部
使者上之地官方是時吉郡之守王公謙賢也張公叔
椿鄭公汝諧相繼爲部使者亦賢也地卿趙公彥逾卹
公崇葉公翥又賢也故君之請不壅於上聞乃紹熙之
三年越五月十二日制詔執事其悉蠲之命下之日百
里之民如痿起行懽聲丕同升聞於天願先生大書以
詔罔極以毋忘諸公之賢以永懷聖天子之德予曰諾
哉紹熙四年秋七月十一日記

縣學魁星樓記

楊長孺

三山林侯半千爲吉水宰之期年縣學成未幾樓成侯之志士之方也昔陋而今於壯故無而新於有宏謀雋功爲江西諸邑甲侯謂曰學之成毅齋先生曾公煥爲之記茲樓之成子盍爲吾記之匪吾之是爲抑多士實爲余曰余邑人也邑之故余知之也與廬陵人物天產山川之勝實細緼焉東山崇崇士之穎也文江沅沅士之泓也有是穎故邑之士高以秀有是泓故士之文清以醇高以秀則其節不屈清以醇則其學有原士不負

邑第邑負士耳何爲邑負士毋亦作成興起之未至歟邑見其至欲士將自瑀琢邑見其精意士將自表異顧爲之宰者作成何如耳何施焉興起隨焉士之興起夫豈其難今學成而樓新樓新而名偉侯之所以望於士者何如哉士曰里魁漢也人曰傑魁堂也曰魁者何冠冕之謂也月書季考第自高下三歲大比興其賢能冠一經一賦一論一策者皆曰魁冠一郡一邑之多士者則曰魁實於太常旅於集英中於科目爲天下第一者則曰魁魁云魁云在天成象星以魁名斯玉衡构建之

綱也在人成名人應乎星斯麟鳳拔萃之神也綱揭而神運夫豈偶然哉然則學之有斯樓也樓之扁斯魁也侯之所以作成者於是乎始士之所以興起者於是乎生魁云魁云一樓云乎哉樓云樓云科目云乎哉聞之師曰科目有二有帝王之科目有素王之科目帝王之科目二素王之科目四曷爲二曰文曰武曷爲四曰德行曰言語曰政事曰文學然冠文武之科者易冠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科者難冠其易者夫豈無人可稱曰董仲舒冠其難而僅一人焉曰顏淵冠其二而兼其四家淵而人舒祇其四而葩其二淵內而舒外此侯之所望於邑士也不於其四而於其二惟舒之是覬姑取其二而舍其四弗淵之是企豈侯之所以望於邑士哉遂書以爲記

康王廟記

聖天子即祚之六年有盜弄兵騷江湖甌閩間郡邑民罹猘突蠱蜚翕忽罔攸禦荼毒肆矣睨吉水永豐安福三邑者不一一將甘心焉然及境弗能入望鄆弗能邇盜每怪之或誣其故盜曰吾欲屠三邑甚而行輒尼之

旌旗續紛戈甲布列士馬闐溢威風震疊吾前弗可故
潰故跳徐而謀之野曠師寂孰爲此者蓋威顯靈應英
烈王之神爲國爲民遂濟登茲王之神靈大矣哉王之
功德庶矣哉惟王之神東嶽之毗建炎四年夏四月福
建路制置使辛企宗以兵三千平江東魔寇數十萬王
之神相之也神繇茲著祀日以昌廟昉於信州之弋陽
縣神之言曰吾康其姓太保其稱而朝廷封爵公之王
之宣和曰威濟建炎曰善利紹興曰孚應慶元曰英烈
字八而止寶慶褒表以顯易濟以靈易孚加美而弗增

馬廟食之廣於江於淮於閩於浙若顯若靈遽數弗終
凡水旱凡盜寇凡札瘥凡禱祈拜叩未躬心口相語誠
之所發神已響答能使死者生疾者安凶者豐謁者遂
王之神靈大矣哉王之功德庶矣哉嶽祐之王輔之嶽
甄之王宣之殆所謂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
杜傳無可載之功者歟吉水衆士若民時歌以侑之賓
之饒之鼓之舞之辭曰巖巖兮岱宗神代兮天工不顯
兮顯穹式昭兮王功王功兮卸隆惠我民兮無窮民之
報兮丹衷豐若儉兮靡不容精意以享兮桴鼓擁鐘膏

澤兮濛濛盼饗兮融融神之來兮清風神之去兮虛空
神之烜赫兮麗日之方中民之感懷兮永世其彌崇

吉水修學記

廬陵 劉辰翁

曲阜遺履千餘年自漢高過魯祠始盛開元詔通祀則
又盛慶歷置州縣學則又盛余嘗執俎豆於辟雍祭酒
攝三公以衮衣北面庭燎煌煌佩玉鏘鏘工奏樂章搏
拊笙簧其行事視先代帝王社稷宗廟上近年黜陟配
享復增曾子子思下逮先儒與一時游從通謚在列東
南遍書院建宮御書禮殿不特校庠序止此皆古所未
常有也此一時也奎運颺迴而講堂興董養之嗟懸圃
懷敬容之感鷹揚馬上儒緩被雞冠者自毀園蔬城闕
傷綿蕝之何日古文郡邑之一在多士爲最在賦籍爲
小江岸漂搖壬午稽天學存亡不計水後三年邑有仁
侯曰平陽劉煥至之日即有意教養簿朱憲魯人材足
達志每春秋上丁與綏麟之旦有事於先聖如魯而它
廟上元之燈民間江南之樂所以崇祀淫威者易彼於
此觀聽易焉莪莪而會者巖穴之士常數百拔奉庖厨
勸侑禮飲閱歲且滿大議修學由長暨尉捐竭裨畫自

殿而門自堂而序精廬臚分列祠與秩開經旁來星明
戟幽規制弘新迺像闕里初見睥容作會闕嚴馮負致
美又以社壇接壤修復種樹風雩遊息與學爲家或曰
靡矣非制也將無與燈樂似余曰異教土木窮妖極麗
賢侯不以政徇邪不以儉廢隆尊敬父息巫俗修廢官
作恭字先郡他邑有乎不彼疾而此議焉黨慝也杜子
美於衡山孔廟詩以爲十年掃地唱恢大義壓戎馬氣
况多文大邑動容遠慢以中州之盛復百官之富豈比
衡山小邑屋加塗墜而已三年之間士不見役所以存
獎吾道甚備此又王裒負擔攜持步送門生而僅免於
安邱之一者也吾亦有門生故人不得送而免方願負
耒之勝之不暇而教諭蕭惟清實來請記因爲之言教
嗟乎此一時也又三百年所未有也樂始於簣桴土鼓
祭始於掃地燔兔豈不求諸野哉因三百年之盛而又
盛焉非過也而後有三歎於此者矣魯雖周禮然絃歌
不輟亦由武城遺風邑何可無賢宰之澤哉事君者不
敢忘其君亦不敢忘其祖古之得天下者必問其所以
失猝有問得失於子大夫者亦知之乎其何以言之三

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又非其所以失也學與政不相待也文與行不相應也其排擊也強而負任也怯則諸君子亦不得不任其責矣我有先正身爲盛時慶歷歐公中興忠襄淳熙以來二楊端平剛簡間焉者而遂至於此人人自愧自悔之無及而紛紛者方肆於平世則亦樂其所以亡矣夫余也豈敢以違事咎諸君子哉均是學也顛也或以爲非一繩所維興也亦以爲非一木之力一與一同而興壞分進退決強弱異也聞之夫子慈於愛者宜歌商明乎斷者宜歌齊今之興於禮者齊矣然而諸君子宜何歌也教者勉之

河口靈威廟記

陰陽之氣行乎山川與日月合其變化詭起伏盤礴必有所爲者非通乎六合之故遊於萬物之表則不足以識其竒而以爲怪倘所謂人物亦猶是也況於神哉山起西南如青城太白者幾爲五嶺其趾而高入雲今吾視章貢仰闕視瀟瀧懸絙如在山上不知其流至此已入地萬丈凡出乎地中者如泉皆竅而湧其精達於海勃如也人見其下流而已通大地而論則涓涓者江

河之祖然其泉必出於僻遠往往忽之吾測地於天以泉知海故於記靈威河口也如見不可忽也靈威廟吉

水永昌鄉

今爲文昌鄉

鳳凰山下義昌水橫陳河口西會瀟

瀧至此四十里如瞬弭焉蓋天山之飛下谿谷之上浮

氣勢融合如網緼中其旁爲靈巖巖有寺寺宋碑記廟

在建隆以前石神像也故曰石頭王廟初贛大水石乘

桴卓篙止焉江爲却流民不墊決自石之來旱濤輒雨

已而逐捕捕獲戰盜戰勝護其鄉如家室官大其宇郡

異其功歷三百年尤信故在淳祐爲靈威丕顯哉賜距

止此廟自水西遷遷者孫氏克順今其孫珏又與何仁

叔劉宏規率其鄉人爲石卽殿其左廊七人第七未可

知彼尤顯蓋王子云或曰石言耶自立耶而何從而知

之也余曰不然人之得於太虛也息耳而爲聖爲靈爲

不可朽則亦一天地也彼其托於形受於氣得於雷霆

風雨日星霜露者萬變乃與隤然確然同體而尤璞故

其感者或爲月爲星爲龍爲大士幸而不出於金玉而

爲人所戕則貞剛之至必將有所激烈亦猶區區者化

爲石誠之爲物必有至此者耳而子以爲怪又安知今

之南面者非穀城之老人與金華之仙子耶昌黎韓公
謂清淑之窮而高且遠者其神必靈其爲石英丹砂不
能擅當其竒吾以是山川考之抑高且遠而尤竒神之
憑依其間者猶鍾英千古 缺

自與南成踴躍而

感涕者爲一都會天道莫神於陰陽而不自爲非是石
也不能爲其幽非是山也不能爲其明未有非五合六
聚而成者也亦未有百年千年之久而無所爲者也暮
夜病若產聘醫問媪不出邱里之間而生者每生則衆
有司之者矣非耶是廟也恨其出於幽遠而無名而亦
幸猶伏於巖穴而與人相似故其俗厚而民慤其物產
力作尤多且裕而自見於功名亦三百年矣有項氏士
龍登甲戌第其明年爲德祐

吉水義惠社倉記

邑舊有存穀莊田六百石耳歲困乏興發有常官施其
租重民食也粵自丙子併爲官田而民始絕望矣於是
邑之士聚而感曰我饑矣猶有饑於我者也乃口分不
腆之田爲衆倡衆亦黽勉唯力沛然從之得田一千八
百七十二石有竒是爲戊寅以來平濟之莊每歲輸視

民田春夏糴踴減損市直過半收其直積買田又三百石有奇然通可官斛九百餘耳民饑猶不足而莊籍爲戶右入海船之造後誅物役之不勝而指廩噬臍甚矣厥亦惟按察分司馬公布膏澤識政體而內省行省卽中二劉公實來慨相語曰莊名平濟衆積也柰何與并植戶計等壹蠲之然後老稚懽呼釋然如得後望餘命無復患迺諸君子又聚而感曰莊之累大矣歲寸寸積買田固善田益廣賦益盛不愈累乎其自今惠民以其直勿收田止此且自癸未三月易其莊曰義惠社倉雖枕舟不歲造尚微福於馬公諸有徵歛必繼是以免實永賴勿壞益勸在此記也余歎曰古人念困窮嘉惠鮮必曰敬修其可願願未有已也而事異心違其中有得其所不願者矣是莊之建始於夔螭相卹忘其家之不足絕斗升儋石以望人腹雖復如茨如梁其於萬家之邑六七月之食比於成季之殮貞惠文子之粥其與幾何試使歛散得人益以不倦遲十年之後斯人子孫生者無數而吾亦給之爲無數抑初志誰不願此積實生怨固非爲已積也然吏睨之爲外府官索之如監河一

貸之不遂再則怒三則有受其禍者矣里巷之事人情之所不能廢也善之爲懼也陷而多責何必任衆人之所不舉而後憊且悔哉幸遭仁賢是莊得不敗壞而亦不敢充羨獨懲而爲儉斥而爲施何也其誼以爲我捐以予人則彼亦絕望也吾聞贖人不受金則其後亦不贖人今之積者非盡民食也有輸有費有不可會者焉幸而稔十可六七存耳不幸水旱十一二未可知而又修田萊備水患築陂塘貸種穀僦車運葺莊屋走阡陌待催吏饗田租以歲之不易事之不虞即十日雨三日雪環千里而水如去年雖發棠垂罄亦所收一二而止帶其褊矣幾何不絕義猶井也深者甘汲古所謂社倉者亦二分之息以此爲術其後猶有官侵用而不補私急食而不繼者况施之爲道徒以尅窮乏塞觀望一志於散而民散矣春山之木樵者不竭舉以與樵者則頽首辭焉惜其本也悲夫吾欲其營是莊也如私私不可爲復求一說以易之而當當而可久則施之之義又未爲不當也以其極也而吾猶有所不滿毋亦是區區者有可以克之又克之實而繇是止焉此固物之所無柰

何而理之所不能無憾者也夫義惠之與平濟名實遠矣記其名不記其實則是莊繇存愛之而平濟繇平濟而義惠雖爲之盛德而有加焉可也蓋歲旱不收有幸種而獲者或美其田之盛而由耕者計之盛則盛矣不如薄收而再藝謂夫生意之止此也若諸君子之生意則未有已也

南崗禪寺記

山起於空虛微塵不息一下一高其奮爲東山也勢至已不可遏然猶坡陀宛延平田廣澤之間憇焉爲南崗崗隆隆爲寺寺於治平間爲禪山田百餘視吉之諸禪尤下余遊玉筍西歸宿焉寺創如新完且弗飾門徑荒唐松竹手植戢戢老能披蓁藿說法殘僧數鉢視如叢林方規隱然余周回太息國無喬木久矣高陵下谷望而倉然者必寺而茲寺亦翦無幾舊惟一藏龍光出焉想見盛時叅差曲折暉映弘稱然循其初則皆幻也繇山有木由寺有鐘鐘鳴法食牕列蔥翠比於萬石之家千室之邑種種贍足祖孫不替孰知一麻一麥建立次第哉世教滅亡而山間林下以西笑興慮無不增益盛

麗獨此莽蒼初見成立而能力亦少極矣鄉非此僧用意於衆人之所不視豈復有寺哉而能方戚然惟一大藏未了不爲能事余笑曰人若不自足方其爲荒邱敗屋也欲求佛不漏不可得今橫膝敷坐長廊轉日見在豈不十七八何不安意慰志如是如是可矣尚皇皇南崗曰吾法以不住相布施故余曰不然譬如馳求徑徑行萬里無有住處以爲不住已改住法以住於利况住於礙不住亦礙礙在不住吾不住者不離於住吾住常住住即不住如江行船身在船中隨住即住而此船者實未嘗住於是長老從座起曰信如君言即今南崗爲有佛處爲無佛彼露柱者實代余對指曰住住師能吾城中龍氏號明知大師說佛法甚辨余故喜言之云爾寺修於五星聚前記成於五星聚後三月又六月爲中元乙酉併書

吉水州儒學記

劉岳申

吉水鄉校自至元中縣令丞多東魯儒生凡致美於廟學者靡不畢用其至改州以來東平曹侯珣始築修堤甃夷道作新亭樹美蔭自宮墻之外以達於內畢致力

焉濟南程侯恭始遷亭於學之右凡曹侯所不及爲者
又畢爲之衆謂來者幾無可爲矣至治三年冬知州事
廣平馬侯稱德以選爲州始至仰瞻廟學慨然曰修完
當先廩膳當務而皆非教也謂七十子未覩厥容貌則
審肖像先十哲凡綵服必明次東西序將以彷彿求聖
門之氣象謂大成樂無聲則缺庶幾求道德之聲容然
後興除利弊先任牧宰有遺慮者將不遺餘力焉嗚呼
何其成之艱也於是延祐科興十有二年矣吉水之士
貢於鄉擢於禮部者率常倍也此又何其盛也皆曰此
興學之力也或曰科第非不盛而士志不立士氣未充
何也則曰此科舉之學非古之學此科舉之文非古之
文或曰今之學者非五經四書不講今之科舉非昔之
科舉也皆以諗於郡文學劉岳申則復於衆曰惟我廬
陵厥初先正學問之懿者曰忠節忠節之盛自歐陽公
而下既以聞於天下矣若丞相文公其志氣與日月爭
光與天地相契其人與五公皆發於科第皆不愧於聖
賢由此觀之昔之科第固未可少也然則今之士必有
三年學不至於毅必有修天爵而人爵從之者而後可

以讀五經四書如此則士志其有不立士氣其有不充者乎此先哲之望鄉之願也不然以土木爲尸祝以玉帛鐘鼓爲禮樂筆墨利達爲文學其非馬侯所以期待之厚意亦豈聖世興學崇文之始願哉

忠節碑記

富州揭傒斯

廬陵楊氏作忠節祠者何昔金人犯宋沿江諸郡皆望風奔潰其先忠襄公邦乂以建康通判被執死韓侂胄專權文節楊萬里以寶謨閣學士家居聞之三日不食死故合祠之首洪州通判贈中奉大夫存者何嘗以直抗蔡京爲楊氏錄攷同知崑山州事學文者何經畧仁聲槩天下在廣東三歲祿俸入七萬緡盡以貸民輸租不持一去吏部闈通敏惠奉法循理爲時良臣崑山好德尚義能以私錢復文節故居割田百畝以建祠祀皆克紹先烈者也自秦漢之後有天下有三代之風者宋而已方其盛時歐陽文忠公以古文正天下推明王道之本及其衰也楊忠襄胡忠簡以大義折敵國之氣奮中興之運當其世也文丞相斬首燕市終三百年火德之祚爲萬世亡國之光而皆出於廬陵何其盛哉夫卓

然可繼三代者宋也然夏之亡以桀之暴殷之亡以紂之虐又以湯武繼之宜其東征西怨無思不服周以弱亡與宋同然周之東遷亦有楊忠襄胡忠簡乎周之亡亦有文丞相乎是能使周之亂亡猶有愧於宋者楊忠襄胡忠簡文丞相也文丞相之死缺忠襄不可及矣至若文節年六十餘已懸車告老將二十載聞一權臣擅國遂至餓死使在文丞相時當何如哉故廬陵若歐陽氏胡氏文氏又有身致乾淳之治若周文忠氏皆國家之元氣也而歐陽氏又非廬陵之元氣乎因崑山之子元正請記忠節祠又并及嗚呼觀楊氏祠則廬陵多賢之故楊氏人物之盛宋三百年養士之效亦可見矣世好言賢士無益於國可乎元正亦楊氏之賢孫也由太常奉禮於江西行省屬祠成於大德五年記作於元統二年後五年乃書以刻諸石

儒學禮器碑記

歐陽衡

孔子爲天下儒宗學宮之設所以崇明祀也典常之教於此乎立禮義之節於此乎辨器物之制於此乎稽是爲政者之先務也大明麗天四方效順武功既定文治

聿興洪武六年春李侯恒甫來尹是邑勤勵自守廉公以威令出惟行政成民信相舊夫子廟卑小隘陋乃撤而更新之卑者以崇隘者以廣高明顯敞遠過其舊又以兵革之餘禮器亡散一無存者侯以爲釋奠之禮雖不得行於郡邑而禮器之制豈容不存於學校爰稽古典遵古制募士之能任其事者埏埴爲瓦冶銅成液範圓方高下之體制厚薄小大之齊龍螭虎呀具以法故凡爲簠簋若干籩豆若干尊彝壺洗若干總計若干而器式不加其常形制不違於古楚楚序行秩秩布列使施於用始無有遺缺者矣緬惟世故輪雲陵谷變易古昔器制蕩不復存生徒穉齒罔聞其舊又焉能識其實而知其用乎侯今考制度於喪亂之餘新制作於散蕩之後則其器之所在道之所在也後學之士稽其所聞求其所見則於器之常數實之常品可因是而得之矣其有功於聖門者爲何如爰記其事并係以詞曰於赫聖皇奄有萬方修文偃武德教益彰猗歟李侯作宰於邑廼營泮宮朝益暮習孰爲簠簋不復存孰爲籩豆孰彛孰尊釋奠有儀時而得舉禮之所存終豈無取龍

文熠燬虎形躩踞應事以制隨用而施其行其藏惟所用舍典制既存無不可者禮器在廟聖神在天此器此制於千萬年

吉水州治記

失名

歲在乙巳江右既平朝廷設官分布州縣與民更始惟時馬侯德明爲吉州判官吉水實吉之屬邑兵興以來殘燬特甚官舍民居鞠爲榛莽吏無安迹民無從聽命侯下車宣布天子勞來招集令信民說議肇新州治除瓦礫築基址而結構焉未幾番禺費侯震來始知州事同知薛元義吏目胡延訓接踵而至一時寅協咸盡心於民事戢奸惠柔剔紛起廢乃曰州統五鄉民所歸仰蕪穢弗治曷稱具瞻遂掬金於樽節而民不知其費鳩工於農隙而民不以爲勞因馬侯未就之緒而充拓之聽政有堂儀門翼以重簷幕官廳居左問事官廳居右前作巽峰樓後作觀瀾亭外峙麗譙置郵亭頌春亭於西傍廣濶與舊治相若宏深不陋壯觀不侈逾年而落成凡棟宇之適用者以次而就廟學未就壇墀未築神祠未立者悉復舊觀道涂橋梁巡司驛舍鮮有遺缺事

神治民兩盡其道於是老耄之士踵門而請曰治成不
記無以表吾侯之用心記成不刊無以見吾民之竭力
余惟今之州縣古之侯伯子男之國也自田不井授而
責任之重在州縣長民者徵調供億趨走逢迎之不暇
有能營繕於簿書期會之餘者自非剽煩治劇之才則
舉動煩擾不勝其任亦多矣今費侯以僚佐奉上則上
無廢時撫下則下無怨聲靡靡弗舉靡廢弗興謂非賢
不可也嘆夫爲治之道興廢靡常不弛則張斯道在人
得人則治古昔之時耕者推畔行者推路獄訟不興盜
賊不作政化休明民俗丕變豈古有其人而今無其人
耶後之怠於政者往往相與言曰古之民易治今之民
難治古之俗易化今之俗難化是未足與言治道也孔
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知此道則人之所謂
不可治者甚易治不可化者甚易化亦惟守令之賢不
肖何如耳矧吉水舊稱文獻邦而守是邦者復得廉能
士當大明麗天之時正直道更新之日將使文獻益振
否則闢以九軌益以千區於治道何補不韙之辭云乎
哉俾歸而刻諸石用爲執政者勉

重修儒學記

胡行簡

吉水州學視屬邑爲最盛創於宋天聖而增廣於元之
至正地有仁山字水士生其間多秀而文數百年來忠
節之士往往爲江右稱首壬辰兵變所至殘燬鄉閭邑
居不能以復舊而學校爲尤甚章甫逢掖變爲甲冑典
型文物益蕩然矣歲在丙午國朝遴選番禺費侯震知
州事下車甫期月而化行政事修明僚佐輯睦平易不
撓民賴以安於是大懼士風不振聖教不興謀於同知
州事薛原義判官馬德明吏目胡延訓曰是邑也昔雖
文獻之邦而不治已久學爲本原風化之地吾屬當究
心焉乃命屬役於僚吏之能者董其事鳩材僦庸授以
成畫先及大成殿次及櫺星門講堂兩廡齋舍庖湏丹
雘塗堊煥然一新而民不與其費不知其勞肖先聖先
師之像繪羣弟子與諸儒在從祀者悉循舊典明年八
月上丁集薦紳韋布行釋菜禮而落成之濟濟洋洋周
旋揖遜學之衿佩靡不翔集邦之士民靡不悅澤侯曰
黌宮告成職在勉勵爲國毓才以俟選舉無以開之曷
其牖之無以揭之曷其炤之遂出俸金爲賞及弟子員

若干相與校藝第其高下表其賢能而勉其不及使學者得以優游砥礪益富厥能侯之用心可謂至矣復遣儒士以書抵余曰願紀茲後以示多士余喟然嘆曰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古今之異先王之時其民則四民也其居則六鄉三采三比四閭也其田則一井二牧三屋九夫也其食則五穀六畜五牲三犧也其服則九文六采五色五章也其官則二吏六聯五侯九伯也其教則六德六行五禮六樂五御五射六書九數也民少而習之長而安焉竒器異物不能奪其心淫辭詖行不能移其性姦聲亂色不足以惑其耳目族閭師友所講習罔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世降風移士鮮恒心不知聖賢所爲何事非溺於進取則急於勢利記覽而謂之學蹈襲而謂之文甚矣談天理以濟人欲者有焉何人心之不久如此方今吏州縣者鮮不以興學爲先務是文運一新之幾而諸君大有爲之日也且是邦素以忠節稱必有不教而善者乘運特出將使鳴國家之盛昭前人之烈余何人也敢置言於聖人之前哉姑述侯之用心而推先王爲教之意俾刻諸石使士知所

重修儒學記

陳宗舜

唐虞三代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其幸存於今不與井田封建內刑俱廢者惟學校而學校由漢以來亦名存實亡庠序教絕誦絃響寂陵夷至於隋唐天下郡縣嘗立學不旋踵而廢專以廟祀孔子宋慶歷中詔立學郡縣吉水學成爲八邑最學本東向慶元初主簿李恕已始改而南元一天下八十年紅巾搶攘鄉校落爲灰燼國家右文於用武之日興學於貢舉之先邑更三尹歲閱數閏泮宮頌魯若猶有待洪武癸丑春山西李侯恒甫以選爲是邑視政先教慨然以興復爲己任乃效古贖刑之意凡抵禁觸法者許營繕以自贖民知侯務在成就安全之也趨事赴工惟恐後於是向之苟完以塞責者悉撤而改作築之使高拓之使廣殿堂門廡制侔王宮聖師賢哲厥像惟肖翼兩齋於殿後闢射圃於堂北藏書有樓觀德有亭門有列戟庫有禮器黝堊丹漆之得宜瓦甍礱斲之中度凡學之用靡不嚴具既成而鄉飲酒其間宗舜獲從鄉先生席於衆賓之後周覽黌宇

翼翼沉沉壯麗明耀增多舊觀誠足以起士民之觀瞻
倡東南之風化也君子謂侯此舉得爲政之本俾書其
事以刻於石余謂天下國家不可一日無學人倫非學
不明士風非學不美暴亂非學不戢刑罰非學不清宗
社以有學真安閭巷以有學親睦柰何廢不舉恬不怪
是學面勢失正至李簿而始改燬而復新至李宰而後
成俯仰三百餘年而後有功於是者前後二李之力居
多斯蓋有相之之道非偶然之故者抑學校之廢興若
無與乎世道之升降然唐虞三代之世不能外此以爲
明倫之地後世言治而不本於學故人才治道終有愧
於古李侯學道愛人急其簿書所不暇者可謂賢於人
遠甚昔先正歐陽公記郡學以道德明秀可爲公卿望
吉之士卒之忠襄文節二楊公出於是邑及周文忠胡
忠簡合爲四忠一節聞天下今之吉水猶古之吉水今
之人才獨無古之人才乎繼自今由是路出入是門者
將皆有致時三代致身千載之望必能經明行修以策
名天府子孝臣忠以長我國家庶幾遠有光於忠節近
無愧於學校茲李侯之意而諸君子所當勉云是役也

始於洪武六年之秋而成於七年之春咸致力於斯者
宜一切得書

孝子亭記

李孝子墓在儒學之西偏知州費震題其墓石曰隋李
孝子之墓至山西李恒甫來尹茲邑復構亭於墓前立
碑亭上進士陳宗舜爲之記曰吉水忠節名天下而李
氏子獨以孝稱夫能使是邦之人自隋至今稱爲孝子
無異詞又能使邦之賢大夫前後表章而出一轍必非
偶然而得者蓋嘗求其故矣李氏子大業中人性至孝
幼喪母易其孝於父每出踰里輒返曰吾可暫離父膝
下乎父病旬衣不解帶既沒未葬比隣舍失火驟至
伏棺慟哭而死去今千二百餘年載縣志猶可有徵墓
在宮牆之側得聖人爲之依歸其孝義不傳於時書名
字不聞於後世幸而人心之史有甚於紀載之史每有
過其墓者莫不顧瞻咨嗟曰此孝子墓也徘徊不忍去
異時嘗與拔萃毛恂列祠於歐陽文忠公楊忠襄公之
次二公以忠毛李以孝祠之以爲勸也墓之前有李孝
子之亭不知創何代前州尹曹侯訝其卑陋謀於葉教

論改而新之兵燬來堂與廟學悉化烟埃一抔無恙蓋有相之之道今山西李侯恒甫來尹茲邑視政先孝既新廟學復構斯亭文學郭子冲謂曰是役也有功綱常宜文其事於石不鄙屬筆於予予聞身也者親之枝也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李孝子以身殉棺舉付之烈焰之中豈非本既不保枝亦隨斃孝子豈復願恤其身以覲苟延於世哉夫天理之在人心固有耿耿而不可昧者有生生而不可死者乎孝子不昧其不可昧不死其不可死故始雖昧而卒不昧始雖死而卒不死百世之下尤炳煜顯白知有孝子而吾侯斯亭之作又不容已嗚呼良可重也夫在人心者固不係亭之興廢記之有無然以曹娥女子耳當時死於孝而邑人爲之立碑且托柳州文以不朽李孝子更唐歷宋以繼於元而一碑之立復有在於李侯詩不云乎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其斯之謂歟侯之此舉其於聖朝清化益不爲無助雖然斯亭之建崇教基也匪直觀美也後之人有能心侯之心尚因而存之俾勿壞於是乎記

吉水縣儒學記

蕭受益

仲尼師範百王綱常萬世有國有家者治必由於其道窮天地古今未之有改論者曰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又曰世無仲尼萬古長夜至哉言也天下不可一日無聖人之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政化之大經大本在焉使人人知有父子君臣之教悖亂可不作也周衰王綱解紐夫子作春秋寓王法而亂臣賊子禁其欲不得肆足以維持東京數百年之天命漢崇黃老至末年張角之徒多方教授卒以左道惑天下聖教係於世道之重若此吉水隸廬陵爲文獻之邦在昔大忠大節抗言守義誓死報國者流風在人至今未泯非聖道扶世教淑人心能如是乎近代文士彬彬高科顯仕多擅四海詩禮絃歌家習經訓故崇建文廟殿宇宮牆禮器樂具祭奠儀章視他郡邑特盛文運中否守失其官賤隸小醜煽祲作亂使先聖先師享祀之庭文學師生講肄之所莽爲荒墟且十有五年於茲矣聖明啟運肇立文化時守臣始命芟薙榛蕪建黌宇而兵燹剝壞之餘民力未得事多草創洪武癸丑山西李侯恒甫來尹是邑憮然嘆曰興學育才政教所先而先聖廟貌弗崇士庶何由

瞻慕興起於是捐索俸贖刑禁鳩工庀具崇修大成正殿復簷重屋藻繪焜煌東西構兩廡綵塑從祀班列儼肅前建大成門後建尊經閣下爲明倫講堂設二齋館表以日新時習厨庫垣墉煥然一新俎豆尊壘鐘鼓管籥之器以漸修備春秋朔望率官僚儒士及黨庠家塾受學俊秀行舍菜叙鄉飲教民禮讓邑之父老人民瞻聽聳駭莫不舉首嘉歎不圖今日復覩文物衣冠之盛廟創始於洪武七年九月朔日畢工於洪武八年三月望日嗚呼百兵變之興聖道榛蕪舊時規制蕩然民滅有王者起必師仲尼故文廟之設禮教所先昔太史公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徘徊不能去嘆曰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受益幼讀書知慕聖教然不得其門而入今涉文水升孔堂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快然若太史氏之歷觀闕里何其幸歟謹薰沐再拜書其事以記

城隍廟記

黃似山

聖人之治天下制禮樂享鬼神禋可方物而無雜揉也夫法施民死勤事勞定國禦大災捍大患此五者在祀

典然報功居三焉漢高皇刑白馬誓曰使黃河如帶太
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厥後易姓以有天下者所
列司城之祀多封西漢之臣如灌嬰祀吉紀信祀虔樊
鄴周曹各食其所而在吉者廟勝靈護焉尚矣大明奄
有九有懷柔百神縟典隆禮曼出前古一統郡縣凡城
隍神皆更爵號所以昭新制第位秩報豐功崇明祀也
吉安之吉水縣封其神爲鑿察司民顯佑伯此洪武二
月之制誥也於皇寶篆焜耀紋綾誥辭溫雅詔旨敦莊
大哉皇言一哉皇心惟天聰明惟聖時憲真可仰荷上

天之寵永底蒸民之生克典神天有其舉之垂億載矣
宜頌摹勒以壽貞珉三代守臣因循弗果六年山西李
侯恒甫來守廉自持凡有典則一皆遵守乃咨協寅寮
諏謨耆士殿堂門寢廡廊署司几格案席雲山有圖鐘
鼓有位繚以周墻疏以禁闥求良工以從事不日具舉
會具書於石惟皇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
以爲民極幽則神明之封明則公署之建公侯伯子之
班守令宰司之衆星羅棋置並視同觀故風雨霜露吉
凶禍福與中正仁義賞罰政刑同其符勸休董威化民

成俗與禦災捍患闔陰闔陽合其轍其神之有能民則
求之焄蒿懷愴之中吏之有爲民則求之聽斷擗笑之
下則聰明正直者域隍所爲顯佑潔廉慈愛者守令所
爲循良聲名洋溢卽其發揚昭明者也若古軒轅接萬
靈於明廷神禹會玉帛於塗山太史公皆以爲神明之
封居其半乃知聖人首出庶物敷天之下哀時之對幽
明一致也中庸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
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是也况今制治保邦任才德者以禮自服

知廉耻者以節自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久安長治不
失其用是卽賈生所謂聖人有金城者可不務乎謹錄
其由述諸其後俾覽者知所自癸丑初視篆前居官者
縣丞單執禮典史秦本後同官者主簿李誠皆良吏云

重修崇仙觀記

解縉

古文水西白沙九江之上有觀曰崇仙肇自宋景定庚
申元季始毀於兵至國初復以次完葺今永樂五年殿
堂門廡罔不咸備垣墉塗墍罔不咸美昔余嘗遊於茲
觀其溪山迴合樂其道流文雅焚香鼓琴賦詩飲酒醉

卧於茲不知其幾朝夕予與遊者賓客騎從旁午觀中
之人未嘗厭也其始與予交者吳玄虛爲道官復於京
師爲文送之歸鄉數與相見忘情爾汝而觀之旁多大
家世族若螺波蕭湓塘楊山原羅前修後進輩行相望
來游來歌必於此觀觀之創始者道士黃志林玄潭之
髦俊蕭氏之甥也蕭氏自柳州通判聯堂先生施捨田
地創立觀場及爲屋以祠先生既而謂不可無住持者
以主之因命其甥以供祭祀是爲志林乃能闡大其教
遠近附之至今遂爲叢林志林之才有過人者而微蕭

氏則亦莫能興也按蕭氏自定基御史得三瑞齊名厥
後子孫接武而盛終宋及元未嘗落寞近年蕭氏祠堂
復完余既爲之記今觀中復來請記是豈非相與盛衰
者歟其與志林同時至者嚴紹永劉可山皆有道行國
朝復興者道士郭楚川陳椿年等椿年爲神樂觀舞生
二十餘年篤厚甚文言虛之徒也今玄虛死久矣余至
神樂觀與椿年話舊其徒志樂在焉志樂之徒九霞遇
建金錄加恩亦度爲道士將與志樂南歸余於是又有
感焉爲之記於碑陰

南麓齋記

季琛楊先生令子民服述其先南麓齋之所以作而請記於余曰先待制忠襄公所居里曰楊家莊由莊之西行四五里南山秀出曰鹿峰俗傳有老父乘白鹿於此飄然獨去近之不見故以名云或曰以其形似也故又曰鹿角峰其前衍爲平疇兩山對峙圓如覆釜曰金魚峯皆可愛賞山下有澗深倍尋丈北溪之水自旂竿嶺東南注之疊石爲巖其流直下望之如瀑布噴珠擁雪聽之若鳴雷若震鼓若驟雨至聲遠益清若鳴珮環若

琴筑然先高祖學睡翁少傳劉靜春之學通詩書易春秋天文歷數靡不研究精密著五經辨疑歷法五行論等書行世在宋太學與諸生上書斥賈似道之姦已而嘆曰水火怒文明將食此天道人事將代易時也盍歸乎哉中齋鄧光薦信國文公皆爲詩贈之故曰學睡者寓迹陳圖南之意時皆稱學睡先生始築室茲山之麓而題其扁曰南麓齋四方學者爭造其門以經學授清江范德機是爲太史文白先生以歷法授習吉翁而習歷至今用之以天文數學授臨川鍾朗而南麓之學遂

行天下至先曾祖文川翁又結交虞文靖公揭文安公歐陽文公申齋桂隱二劉公卒業於范公之門范公嘗贈之詩有曰始我南山居與子共朝夕服事子尊君恩義藹夙昔而文安公稱之曰范公之詩清江傳若金得其神廬陵楊伯允得其骨天下以爲確論而文川不自以爲至也退居南麓弟子彌進若渝川黎應物廬陵劉粹中里族楊撝謙皆知名當世元末之亂齋燬於兵亂後先從祖濟川復闢館於茲以授學者洪武中家君始爲堂宇繕以周垣高明壯宏有加於前聚書數千卷俾黼與弟誦習其中而求得前中書舍人詹公益舉大書南麓齋三字揭之朝夕思維繼紹前烈未幾而家君出任爲令海隅調官山東貽書叮寧兄弟凜然孤陋無與講明者昔先生嘗辱顧之願一言以自勵焉余三復其詞而歎焉余惟始遊南麓時民服尚少然已竒之不謂其能文如是也且自學睡翁至今百有餘年國家代遷陵谷俱變而南麓一齋絃誦之聲相續不絕是豈可以尋常盛衰視之哉百餘年間經濟道統之學所以維持人心世道者皆出於是也今之世濟其美者豈非天之

意與

楊氏重修祠堂記

宋楊忠襄公以大義死建康聞於天下其族屬先後皆有節行蓋楊氏建家於吉自門下侍郎知吉州輅始侍郎善待士唐末五季之亂士大夫多依之以居迨宋之初吉之名族視古爲盛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侍郎諸孫侄擢進士甲科仕至屯田員外郎知康州以清謹與鄉人蕭侍郎彭太博齊名真宗御宸翰書於殿柱曰江西三瑞仁宗皇祐初著作郎純師以文章顯蔡京之柄用也洪州通判存抗以直言格其請託卒爲所擯卓然之行倡於忠襄之前至文節公萬里以寶謨閣學士致政家居聞韓侂胄專權誤國草諫疏畢憤惋不食死子長孺仕至安撫使直義之化沾濡蠻越擊豪強不避近戚捐俸入七十餘萬代輸民租不持一錢去凜然之節繼於忠襄之後又若安撫使炎正與吏部侍郎攷皆見稱於世不辱其家稽之史編古未有也於法皆當祀以表節行勵風俗故元盛時楊氏之賢同知崑山州事學文始即文節公故居爲祠規制廣於前而田益加多歲久

弗治田蕪宇傾予先世與文節公有連少知讀其文見
與益國周文忠公及晦菴朱文公鄉之諸君子過從觴
詠想見一時之盛徒步謁祠下江東諸山如畫屏列於
前地據高爽宋崇陵御書誠齋字揭文安公所撰詞記
刻石具在喬木蒼然挺秀為之佇立顧望興懷低徊而
不能去者久之永樂二年甲申八月初吉楊氏之賢季
琛以舊臣膺京兆之舉作令南海次修祠之顛末授予
而請記焉蓋經營於元年八月以今年五月訖工季琛
實倡率其族人因其故六楹及餘材可用者益以新木
凡三百四十有奇碑甃五百有七增設始祖吉州公及
屯田公二龕諸小宗顯宦序昭穆從祀廢像設用木主
刻世宗祀田祭器牲幣酒數儀節科條於碑陰祭用冬
至立春子孫緣歲轉直祠祀祠宇壞漏輒飭毋怠罰如
科條所以尊祖而垂後可謂遠也已可謂詳也已於乎
豈為楊氏而已哉

芙蓉山房記

泰和梁潛

憶嘗放舟青原白鷺之間望文江數十里外鬱然而秀
出者芙蓉峰也雲霞開闔群山環而向之而莫與為匹

者世傳其下多丹砂空青琥珀之類又云其山即幽獄故又名天獄云於此逮系鬼物其爲繆妄甚矣然好怪者尤喜傳其事郡志所紀亦以爲實然不知其無是理也於乎有山如芙蓉而不能遨遊升降於其中以攬取其清勝乃信其誕妄繆悠之說如此其亦可笑也夫廬陵數百年來忠節文獻之盛天下莫不仰慕希冀以爲山川神靈實生此魁傑之才皆想望覽見其勝有未暇者則以爲恨獨胡氏居此峰之下累世矣今有初又因以名其所居之山房蓋不以其積玩之熟而忽其可美不以其飲見之狎而厭其可愛其亦喜之至樂之深所謂繆妄不稽之說者自不足以奪其恒好之情而他人之仰慕希冀有未暇者有初得而專之也不亦快也哉有初系出公霸之後忠簡剛簡之餘烈殆與此山俱高不泯山之巔老子之宮歸然而立好奇之士常至其上以周覽其四旁其必有指胡氏之居問其先烈而慨然動夫高山仰止之歎者矣有初之子某來京師因翰林庶吉士胡瀨求予爲記遂爲之書瀨有初之從子也

澄心堂記

錢君好文家於古文之西漢水之上水下流爲滌水曰滌曰漢皆不詳其所以名之之始二水亦非舟棹所通然疏而播之灌其鄉之田幾萬頃方春雨積衆溪合注浩然有江河之態及雨止而滌收則平沙淺瀨泠泠然有可愛者而或過之以急澗障之以斷麓跳波濺浪漕然相激至其泮泮洶湧呼號噴薄之際如山傾而谷應如風雨之急來而又在夫曠然寬闊之野無城郭車馬之交此山林隱伏之士與夫奔走乎埃塵厭倦於煩囂者得之以盪滌其心志則雖江漢之雄傑深廣有不願

以易也而錢君樂之不獨以此也蓋水之流至其居之近淵停蓄止若貯而待用於人者俯而鑒之可見着髮君謂此有似於吾心之靜也因託之以自號曰澄心老人又大書以名其堂曰澄心之堂君年幾七十矣方將息衆慮以自逸日徜徉乎二水之上而泰然乎萬物之表故有取於水者如此於乎世之多欲者常有以累其心惑之甚者有身外無窮之冀使其過漢水之上登君子皆以明經爲務有以科第進而仕於朝者矣予愛君

居乎二水之隅而得其利以養取其清以名其堂予爲之記又道夫水之奇變者抑亦有以盡夫水之情狀又獨於君之所樂者而止也

碯洲讀書處記

周 啓

吾周氏爲吉水泥田大族宗姓皆業儒然能資之以世其守者惟吾水邊及樓下也二家先世多水木釣游之所傳之益久而不泯者唯樓下之碯洲讀書處也作屋者誰宋諸儒澗谷羅先生也名而樂之者誰族太祖澤之之自號也嗣而守之者誰碯洲公之六世孫岐鳳也

公諱應龍宋太學平溪先生之子早登上舍繼擢甲科以文章顯名於時而公之二子世國鎮國俱登咸淳進士第歷宋季權臣擅命公父子俱在館閣上書言事不報移疾還第澗谷早從公游晚執門人禮益恭即所居建書樓以爲公游息之所公蓄書捐廩收教宗族子弟及遠方俊秀之來學者咸聚教之以故出公之門下者爲益衆其沒也吳興趙文敏公以道學稱之其孫亦山績學弗仕曾孫立齋益閩家學以書經再第鄉舉辨論三史而正統之義著聞天下值元季任弗大用而卒岐

鳳其諸孫也自幼酷嗜書史奉二親孝勗諸弟友結屋
碯洲上多蓄書至萬餘卷與昔時相埒也初筮仕爲桐
城司訓繼佐政山東即墨入爲太學正遷藩府翊善以
失職出典教長洲時余纂修大典事久留旅舍將行俾
其子叙持碯洲書屋圖請記顛末余家溪園上距碯洲
伊邇吾咿之聲相聞岐鳳余弟行也其家食往來不若
同處京師時之爲義也夫人莫不厭貧澹而嗜利達然
倏而興歎而替不啻煙雲之觸目好音之過耳豈若吾
儒素之傳之可久哉嘗謂一元之運健而無息然參天

地贊化育維持於千萬世而不敝者聖人之道也一熄
之則閉而不通矣詩書之澤遠而有耀然培其本濬其
源歷於數十世而益綿者祖宗之祐也一息則微而不
振矣碯洲之澤其愈遠而益綿者乎矧岐鳳之二子又
能好學不倦則後之視昔豈但六世七世而已哉余昆
弟他日尚幸休老林下相與酣詠茲樓之上視諸郎之
卓越又豈難也碯洲之地靈其足徵矣後世子孫尚毋
忽諸

歷溪潭記

周鳴

直余家南四十步有潭深百尺俯視不可極潭之北崖下有隙如四五斗盎深入莫測其止其間水如潑墨相傳有靈物下蟄噴薄吐沫冷沁逼人不能禁間有漁人能水者入之潭之源出鄧嶺石峽高坑滙南橋趨隴頭下前村爲查陂其北洪崗巷南洙源楊坑諸水橫衝其中并出周嶺石橋橋之下合錦峯山陰伏流清泉瀾瀾冬夏不涸極目廣視則陂田渺漫煙火百村小大之家居室鱗次又下流爲泥陂爲規陂爲潢陂每歲農時各與薪載土以築隄隄成常百倍又自潢陂去潭爲近

不二百步溪流演漾灣環回抱指東南而流流而復北轉蛇行斗折纏繞爲潭爲礮洲至潭而止中有亂石鬪出水聲潺潺其偃者如倉如箱蹲者如虎如兕側者如卧仰者如起亦皆至潭而止也先六世祖礮洲翁嘗作樓聚書於上時四方來學者日填門至今尚餘楊柳數株所謂礮洲煙樹是也其西南北皆良田沃壤春夏之交汪洋浩淼怒濤奔放逮夫秋高夕霽潦盡潭清則波光上下水天一色臨淵俯視芒寒色正有不敢逼近者潭亦靈矣哉旁有二柳神祠晨鐘暮鼓居民禱祈往來

絡繹神威赫然與潭相接今天子繼統文致太平宣昭重光凡臣子有績於朝者皆賜誥勅予以職方員外郎濫廁恩榮得誥贈二親焚黃先隴時宣德四年己酉九月廿日也暇因登先世礪洲讀書故址遊於潭上里人告曰昨歲戊申五月十有一日有赤虬出見紆餘偃仰遊戲上下颺鬐鼓鬣震盪波光小大之魚從以千百頃史宛轉循潭而入靈之至也矣今五年庚戌五月旬有五日甲子赫日當空停午大雨自西北來如注平地深尺餘近潭之人見有黑雲起潭上擁一蒼龍扶輿蜿蜒

拿空直上不知其所止也牧童芻豎皆得見焉噫吾宗自唐長慶間徙居六百餘年斯潭之聚孰知靈物之來蟄此耶山川迂鬱清淑之鍾孰知其源之滙此耶且溪流甚小冬月不十數步可涉族屬相聚食指凡萬餘異姓之來吾土者亦不下千百皆食茲水之利其下爲白官陂爲五六陂又其下爲謀陂出五渡入桐江以達於海上下相去二十里灌田萬畝秋冬溪澗源絕流竭獨此水浸灌無窮泉之從來得非地靈而有所自耶潭耶龍耶其真蟄於此耶予居茲潭之近得不爲之記其靈

而識之耶已嘗命子勉於潭旁種樹俟子他日乞身南還築室其上以庇風雨聚書數千卷以教家之子姓暇日偕宗老故人相與討論使子弟之賢者得有所矜式其不賢者不至於恣睢無賴而廢禮度也然後老有養而少有恤富勸分而貧得濟而吾宗之衆得不爲善人君子之歸乎故記焉

重修李孝子亭記

周叙

人子之於親當無往而不盡乎誠也生則養以適其歡沒則葬祭以致其寧此其常也脫有不幸捐軀殞命所不暇顧是皆出乎天理民彝之貞夫豈以僞爲哉吉水李孝子隋大業中人幼喪母哀毀過甚事父益至每出踰里輒返曰吾豈可一日忘膝下乎父病旬衣不解帶既沒未葬隣舍失火火驟至遂痛哭伏棺而死載縣志其墓在學宮之傍墓之前有亭廢興不一國朝洪武初知州李恒甫新之前進士陳公宗舜爲之記宣德間知州柯侯暹復新之歲久碑殘缺亭亦就傾今武昌劉侯釗來知縣事既除治其墓修其亭慨石刻不存乃謀諸同寅伐石而屬記於余惟吾邑以忠孝名天下有宋

時楊忠襄公邦乂以通判建康被執死楊文節公萬里以權臣專國不食死與歐陽文忠公俱列祠以學宮夫孝百行之本而忠節由之以興者也忠襄當城陷罵賊不屈卒斃白刃其愛國之誠與孝子伏棺於烈焰愛親之誠何如哉蓋當是時知有君親而不知有其身知綱常大義之不可泯而不知白刃烈焰之爲可畏非天性純懿而不負所學養之有素者能之耶吾知二君子易地則皆然矣孝子名不顯於史傳獨以墓故猶使人觀感興慕若此豈非人心之天亘宇宙而不昧者歟由是

言之孝子以孝倡於四百餘年之前文忠忠襄文節以忠繼於四百餘年之後俾吾邑縉紳士夫至今家服詩書而人尚節義者豈無由然哉因記斯亭遂并及之以爲臣子勸夫激厲風化以淑人心縣令之職也劉侯視政之初而致意於斯其亦知所本矣是皆不可以不書

重修宸奎閣記

劉儼

吉水縣學舊明倫堂之上有宸奎閣來遊者坐其堂雖若卑隘弗稱登其閣則巍然特立凡遠近之佳山水獻奇效祥於是邦者一舉目而盡得之是宜其人鍾靈孕

秀后先相望在宋時若楊萬里以忠節獨高於廬陵厥後繼武而起或以道德顯或以文學著或以勲業名或獨步當時或大魁天下有難以偃數者是故學校人才之本要亦山水之美不為無助也宣德間有令斯邑者以興造為務乃大其堂而去其閣於是下有弘偉之觀而上無以挹山川之秀人才之興日不逮昔至是僉都御史韓公雍奉命巡撫江西之三年威行德立民安時和顛以興學為務至吉水詢而知其故乃謀復其舊於時按察僉事嚴陵余公復吉安知府江浦張公瑄皆能心都憲公之心而相成之規模雖仍舊貫而高廣實相蓊蕤既落成教諭汪芳乃以書走京師屬儼為記儼惟都憲公待吉士之心厚矣古先輩以宸奎名閣有取爾也夫宸帝居而奎則主文章也士以文章用於時環列帝居以昭文明之盛亦宸奎也及進至其盛文章昭回於雲漢功業輝煌於當時名聲照耀於後世則又不知人為宸奎宸奎為人而所謂在天為列宿矣先輩所謂自期待如此此其所成如前所云即信乎其不負矣閣廢數十年一新於今日而尤揭其舊扁於楣儼以是知

都憲公待吉士之厚者以先輩望今之士也士際文明之時有詩書六藝之訓成其質暢其文先輩流風餘韻化其習師友以資其講論勸課以致其戒勉而又鍾是山川之秀氣故宜其有成也而亦豈可恃此自畫哉必志先輩之所志學先輩之所學懋修不懈以求不負都憲公作興期待之意與夫扶輿清淑之所鍾然後可以光昭先美而於是閣亦有光焉學之堂已嘗屬記於少傅西昌王公貞儼故特叙是閣之興廢與先輩之所以名今所以不改之意刻諸石使後人有所考云

中正堂記

吉邑瀧廬之間而余家在焉山水環拱結構勻適皆形勢所宜有不以奇勝今歲始得易其敝廬而新之時有來學者索解橫渠張子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余遂以名其堂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本粹然至正者也中正之義莫備於易是故乾剛健而中正坤柔順而中正至其卦爻以二五為中以陰陽各當其位為正則又教人玩占而知所以求之之方子曰假年以卒學易易之理無窮也即中正之理無窮也雖然善求中正者如治室

然以立其基道在主敬以善其制道在思誠以性爲閫
闕以名教爲防維以博學爲取材以力行爲程功聖賢
其規矩也主人翁其工師也明徒其利器也五常百行
其棟宇門戶也已精而益致其精其樸斷丹艘也居之
則甚安措之則可以久優而游之則我與我周旋而不
見偏倚傾軋之憂是余蓋嘗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且
夫無所警覺於耳目之前而實體於身心之間此中智
以下所難能之余豈敢謂中智以上哉故既示學者還
用自勗因摘正蒙一篇書於壁

觀瀾亭記

朋江在吉水之南江之西岸大姓朱氏居之江之源出
瀧江流數十里與寧都江會又合流數十里至朋江緒
而爲潭潭之下爲灘白石齒齒立灘側奔流之水與石
相激蕩爲瀾紆若文綺感若魚鱗其躍出若珠跳玉噴
高下層疊蓋信其可觀而可樂也媼家朱公立卓甫作
亭其上名曰觀瀾日與客宴嬉歌咏其中閒語客曰吾
少時讀孟軻書有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說者謂見道
之有本予時雖解其義而未見其迹及壯道洪都過彭

蠡汎大江而下至金陵歷楊子以及於海見其浩浩乎滔天之勢窮晝夜而不止乃歎曰是非孟軻氏之所謂瀾乎惜吾不得久其居而效其觀也其後倦飛來歸見吾朋江雖不若波之大其源源而來不舍晝夜者不異乃作亭而名之時坐而觀之將以探軻之意求所謂有本者豈徒爲是適遊覽哉景泰三年冬其姪禎應子甥也來京師爲予道其言余曰公其知道乎夫道無物不寓亦不以大小而有間公之於瀾自江海之大至支流之微一視而同觀且以之名其亭非有得於孟軻氏之

肯能如是乎予因憶公少年時負奇氣任豪俠於義所當爲雖傾囊倒廩無所惜四方人爭羨慕之至其晚歲二弟立式立新卓卓然同聲相應立新登進士上第爲時偉人公於是斂華就實以晦其迹以養其性以成其德而全其令名以保晚節蓋與少之時異者亦其得之於瀾先後大小之有異也然則公之於道不惟知之且有以體之雖謂公爲觀瀾翁宜也豈曰名亭哉禎應曰得伯父之心矣請書以遺甥歸而獻諸伯父刻諸亭以爲記

燕岡義倉記

邑令柯暹

吉水距邑南而西二十里許曰燕山大姓胡氏居其地
因著其族曰燕山胡氏岡則據其地之高者言倉乃居
燕山者之胡有初所建余嘉其有濟人之義爲書其扁
曰燕岡義倉胡自居燕山凡幾世詩禮衣冠不匱余來
吉水之四年宣德癸丑歲不登四方之民多缺食奉勅
撫江右侍郎趙公憂形於色下令郡縣爲備余以官無
儲積乃禮羅殷富而告貸至者莫不有難色獨有初欣
然助千石於是五鄉右家聞知莫不興起未幾侍郎趙
公躬臨賑恤有初之子登自邑庠歸復白父以五百石
助焉所活不可勝計是倉在所居右五十步許積所餘
散濟窮乏戒其子弟凶年免償豐年免利且曰天生我
而無異於人者義也天生人而無異於我者命也財穀
不常有於人豈常得有於我苟以均得於天者爲輕不
常有於人者爲重夫本然之權甚矣以有初之言與行
若此而以義目之非過也宜也彼簞食豆羹見於色固
不可使聞有初之風有一命之寄而不能設一利於人
若予輩之碌碌亦寧無愧乎昔孟嘗君府藏盈積馮煖

爲市義而焚券胡之倉廩未必如孟嘗而敦行其義若此視孟嘗之賢爲何如哉柳子謫居瀟水上自以觸罪爲愚更冉溪爲愚溪若邱若泉若溝若池若堂若亭與島咸以愚名而辱之余因義倉而爲有初更其所居之山曰義山林曰義林泉曰義泉田曰義田路曰義路橋曰義橋至於義門義堂義族義村皆以義名而旌之未爲不可是爲記

重修大成殿記

永新 劉定之

由予里赴京不數日至吉水山漸開遠溪益廣深士氣質與景類也予與其士相知獨未嘗造庠拜大成殿焉今樂聞其重修昔歐陽永叔記吉郡建學吉水郡屬邑學與殿豈不同時煥飭哉然是後宋遷且墜元起復仆兵燹弗一革故鼎新宜亦屢矣稽圖志皇朝太祖建極七稔洪武甲寅學復修繼此又時增葺惟殿以工鉅莫敢措手自建極初元至今上成化丁亥適百年矣禮樂百年而興世常道也况聖明治追隆古乎况斯邑文獻聞海宇乎况弘基構以祀聖賢崇文首務乎於是江右提學僉憲李公齡以爲言由進士來令斯邑者蔣公

紱承命其羣僚皆悅從無異意捐俸雖微示已志以率
衆也出庫藏諸物以白金直計之爲兩踰千又益以羣
助乃沛然焉大木取於閩楚石甃取於本土浮水登陸
不百武而集遂以是年三月興工九月告成址堅以高
構聳而豁塑像成新尊居環翼稱其萬世無窮王祀之
禮庠官教諭蔣輔訓導王甫因邑士編修宋爾章徵予
記惟有天下者集士於庠以教而必祀諸聖賢使知歸
仰其來尚矣士俯而讀易詩書春秋禮記四書諸子之
籍者口其言也仰而對素王公侯伯冕圭衮烏之像者
目其貌也言孰謂糠粕可因以思慕其仁義禮智信根
性潤身之說貌孰謂土木可因以瞻企其溫良恭儉讓
睟面盎背之符言自口貌自目入與心契而士可以趨
賢希聖淑已用世有天下者蓋取效焉然則斯邑大成
殿之重修可泛視乎斯邑古今士嘗矜珮駿奔於殿庭
者其聲實焯燿可數矣後進勗諸是爲記

西隱堂記

永豐羅倫

踰太極西南曰文昌瀧水勞於坎位西山巽於坤隅巨
家張繹恒居其勝命曰西隱或曰以其環西水之麓故

曰西或曰舊第東而新堂西故曰西成化乙未冬湖西羅倫來主金牛洞繹恒參馬倫曰隱顯猶陰陽也時陰而陰時陽而陽時隱而隱時顯而顯時而已矣在壘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時而隱也在觀之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時而顯也天無心於陰陽君子無心於隱顯時而已矣陰陽無二體隱顯無二道古之人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此言何謂也吾子亦聞之乎繹恒曰夫子之言大矣吾惡敢當吾惡敢當夫顯而出隱而處量其時已乎無亦量其才也不家食吉利涉

大川所畜者大也求路二子得聖人爲之依歸或死非其食或附益非人無能改於其德其視汶上之辭陋巷之居竟何如竟何如夫天地之化無涯人之生有限以有限浮無涯將蠢而作螫而止與萬物者樂其天吾又安知顯之爲榮隱之爲卑乎吾聞木有樗者以不材而終其天年極其倫乃斯物之徒歟遂去不復與言倫顧門人曰隱者也作西隱記

忠節祠記

彭教

先王盛世道德一風俗同行成乎邇而達於遠政舉於

上而服乎下毀譽不僭誅賞無濫士生其間一意修飭而無所回互上之人亦惟好是正直而不眩焉孫叔敖有言國之有是衆之所非則固已有感於先王之盛矣宋故叅知政事文忠公歐陽永叔以古文倡天下以風槩立朝廷以禮義廉恥處進退之際後世至比之韓愈孟氏而猶恨其不進用南渡之初建康通判忠襄公楊邦乂不肯以城降敵刺血書裾死於位開禧之季寶文閣侍制文節公楊萬里不肯屈服權勢謀進取聞權臣誤國憤恨不食死於家今三百餘年流風遺烈與秋霜

爭嚴嗚呼尚矣然文忠在當時一知貢舉而譟者成聚一入政府而謗者盈庭一移書朝列而如高若訥者亦得操切而困辱之一賦詩稍及時事而雅有譽望如晏元獻猶懷之終身不置一不奉行新政而晚出用事之人相與斥排靳侮名爲流俗奸邪至使朝廷薄敬故優老之禮而不恤此其見是於人益亦無幾矣至若忠襄文節事不盡傳然竊計一時全軀取寵之徒黨與倡和必有以明夷之用晦趨時之變通皎厲之叛道苦節之匪貞上下其議論者陰消名實之位潛鼓進退之機使

天下之人靡然習而安之信而用之其於兩公所爲不
話其悖必哭其狂况肯相是哉由今而觀其是非何如
也雖然亦豈待今而後定也時移事變公論隨白乃欲
追直其毀譽而正其誅賞則已無及其人無益於事矣
嗟夫此豈獨士之不幸哉今永豐之沙溪歐陽氏之先
塋故在吉水之湓塘楊氏之子孫且存沙溪故隸吉水
故吉水學有忠節祠合祀三先生者舊矣歲久修葺不
嗣頹毀畧盡江西按察僉事南海陳君夢祥按視學宮
軫悼湮廢乃命以贖刑之金別構祠宇爲三楹間於堂

之右孝子亭之北立主奉祀一如故事既邑之人士謂
教宜考故詔今刻之祠下教不敢辭竊惟三先生之烈
在天下不啻家至而日見之况於鄉邑之間父兄長老
所誦聞街談巷議所道說無亦嘗有扼腕太息於其時
其事者乎無亦有欣動企仰願爲之執鞭者乎有志之
士尚明道以端其趨養氣以厲其守庶幾三先生之是
而不奪於衆之所非所謂成就一個是者固於是乎在
匪直先生之光鄉邑之重實國家有賴焉陳君勇義強
仁所至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觀其所是可以知其人已

瀟瀧瑞賢亭記

長洲吳寬

世所謂瑞者或昭於天或發於地往往有奇驗於人載於傳記其事甚異然特一見而已至於屢見而屢驗人爭信之不以為異而以為常則其事益不可致詰矣宋韓魏公登進士第唱名至太史奏五色雲見人以為公瑞吾嘗疑其事之適然惟魏公其人足以當之故其事傳耳然亦所謂一見而已者吉邑有水曰瀟瀧自永豐歐鄉以下諸水皆合於此束以兩山奔流噴激亂石聞聲如迅雷其下有淵深不可測靈物潛焉其石崖有巨石二屹起數丈俯瞰深碧狀若人負而立者父老以為每夏秋之交石有采色爛然如虹如霞照映水面則鄉士必有掇高科者郡志載之蓋其驗久矣宋天聖間獨不驗衆方疑怪既而歐陽文忠公流寓隨州連魁三試則公固鄉士也歷元至皇朝屢見之正統壬戌若劉文介公儼天順甲申若彭侍講教並以狀元及第此其尤驗者也其異如此初石名不雅或易以瑞賢仍作亭其傍名瑞賢亭而里人王全璧者實董其役又攷自宋以來百里之內由科第而出者得若干人悉刻其名氏以

著其驗事畢亦久矣於是彭公既沒其兄之子杰桓同登甲科皆驗於此他日來道其從父疇昔之意求記於予予爲公門下士恐辱公命久未敢復也蓋石之爲物天下多有之而世之擬高科者亦多於天下其瑞不驗於彼而獨驗於此其亦有說乎抑科第未足以當其瑞乎試以歐陽公言之氣節振乎頽風文章變乎陋習天下後世仰其人品以爲不可及其瑞果繫於科第乎若劉彭二公先後特起平生氣節文章亦欲希乎文忠者其瑞又繫於科第乎蓋其事甚異非賢者不足以當之彼以科第云者亦淺之乎知石矣易以今名於是爲稱此鄉之士或以予言爲然其相與以先正爲法瑞當見之將益不已敢刻石以俟

吉水縣重修儒學記

泰和羅璟

成化乙巳夏四月積雨江西大水自虔達洪衝冒城郭洿洞無涯濱江郡邑公私解宇頽毀殆盡吉水縣廟學尤甚明靈弗棲講肄無所大叅舒城秦公從化旬宣至縣問民疾苦勞來安集躬視廟學之廢喟然興嗟進賢尹應天顧君景昌諭之曰是豈可以緩然亦不可重勞

吾民與會計規畫得公帑羨餘贖罪白金若干兩曰是
足以辦矣爾其擇清慎者董其役縣尹承命惟謹屬役
於耆老李志健藍錫禎鳩工市材蠲日以作而時往戒
飭之工役有程材不妄費不數月而大成殿宸奎閣明
倫堂之損弊者修葺俱復舊觀重塑聖賢諸像建兩廡
及櫺星門綵繪丹雘煥炳一新落成於是冬十二月之
望縣尹遣使泰和請記其成璟惟學所以淑人心之地
固不可一日廢也然非大叅公幾何不視爲可緩因循
數月頽毀當日甚志亦日懈矣且財出公帑而不勞民

委任得人而不妄費皆濟時之長策公之器識過人遠
矣宜縣尹之既畢其事而歸功於公也雖然吉水文獻
素爲郡中之望學校之頽毀固賴名公賢尹有以復其
舊矣人才興盛必有如宋之三瑞忠襄文節諸公及國
朝諸大老之文章勲業然後可謂復其舊茲不在諸士
子之自勉乎對越聖賢精神如在心孔孟之心不爲耳
口之學斷斷乎期爲一世之偉人有此志期有此事業
人才之盛又不在茲乎如是而後可以答名公賢尹之
盛心不負朝廷養育賢才之初意矣遂爲書之以記非

常且以諗諸英俊云

吉水縣志卷三十三

吉水縣知縣關中米嘉績纂修

藝文志七

記

吉水縣重修儒學記

王臣

古之學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而後風化美治教興苟
爲不作僭慝不行禍亂不階邪說不肆左道不干國家
以之而尊榮閭里以之而睦順三代之盛職此故爾後
世願治之君未嘗漠然於斯而收效卒未古若何也有

其名無其實也然有國者能詔郡縣皆立學而不能使
為吏者皆留意於學俗吏則虛應故事春秋不得不祀
先聖先師終歲不得不供諸生廩饌謂吾力止於如是
視廟學兀兀將壓無以庇風雨若無與已者嗚呼茲亦
惑矣彼浮屠老子之教果何益於人家國而舍宇弘麗
遍天下糜費不訾今乃以吾人明先王之道所賴以扶
人極致太平者顧吾力反出其下謂之何哉吉水古文
獻邑邑之庠遭成化乙巳大水廟學傾圮前江藩叅政
舒城秦公屬邑長金陵顧侯景昌以贖刑之金規而修

之矣惟生舍饌堂射圃未備也侯之心尤認認然靡夙
夜或遑會辛亥歲稔咨於有衆僉謂宜作禮致義官之
有材力者而以義動之欣然出貲以助役作青雲樓於
宸奎閣明倫堂之後射圃亭於庠外隙地之西作生舍
三十餘間上樓外廊後榻屋西饌堂秩秩馮馮可謂備
矣工始辛亥七月十有一日訖壬子八月望日侯以書
來徵記曰子盍一言遺文江之士嗚呼世道升降何常
之有惟人心天理終日可恃焉今日之人心視唐虞三
代之人心寧有異耶惜乎道闕學廢世降俗靡舉唐虞

三代教民之法而盡棄之惡在其為治教也宋之盛時累詔天下郡邑興學下逮民間書院義塾日增月益教養備而俊造成尚能庶乎唐虞三代之治况我國家大一統之盛薄海內外郁郁乎者哉顧侯博學偉器長於材而敏於政者也其真知本哉其真體國家育才之德意哉爾諸生尚其子孝臣忠以長我國家俾無負焉斯善矣時縣丞景峪主簿朱海典史邱尚文教諭敖憲訓導高陞克相厥成義官劉循典黃特美老人解瓊瑤糧長劉循岳督工助力義官周仁學等出貲樂助成義也義其可以不書

縣學題名碑記

邑令 甯 果

吉水為江右大邑素稱文獻代不乏人肆我皇明聖神繼作會合貞元百三十年河嶽效靈英偉傑達之才彙興於科目中其顯著於當時者如解學士之明正胡文穆公之才望周文襄公之事功廖恭愍公之忠鯁皆炳炳琅琅度越前代不可枚舉惜未有石以題名亦缺典也予承乏和治戊午來知縣事始蒞學課士而師生咸以茲缺告予聞而是之遂命弟子員之考博多聞者二

三人採輯摘進士於登科錄集鄉貢於省書或考之家
乘以收其遺忘或質之耆宿以証其舛訛大約以鄉貢
分年數故起自洪武辛亥至弘治辛酉科止凡四十科
得人三百七十中間舉省元者十有一人中會元魁者
五人登進士者百五十有五人及第者十人狀元三人
其登進士之年與所歷之官階謚贈槩註於名下既悉
之矣遂勒於石而樹之學宮明倫堂於呼吉水人才何
其盛耶我國家作人之化何其深且遠耶昔撫之樂安
始舉進士一人繼二三人遂立碑題名於學宮文山先

生記之曰樂安劉崇仁三鄉永豐一鄉爲縣得歐陽文
忠公羅文恭公文明之會故風氣磅礴文運張興文山
斯言誠爲有見吉水科甲得人之盛如此其文運與風
氣宜何如耶噫是碑立而吉之後生小子於登堂觀碑
之際欲慕前修者必將指而謂曰某以忠直著某以節
義聞某以敢諫去某循良之績某文幹之富各以其質
之所稟與學之所至類相淬礪以作其匹休之志世治
則披瀝放沃以佐太平時乎不然就當俠大節爲臣死
忠爲子死孝與前輩爭光競爽則是碑之立豈小補云

乎若但望其科目之高慕其紆金襲紫之榮弄筆以徼其利達則非今日立碑之意也

濟渡菴記

徐穆

昔者先王疆理天下百司庶務品式備具小水則梁大水則舟於是病涉者咸賴焉蓋自黃帝堯舜作爲舟楫以濟不通自是以後講求區畫益精益求精開物成務之道至矣盡矣我國家法古爲治大綱萬目纖悉無遺凡水限往來之處官爲造舟歲置守舟者一人若二人終日窮年艤泊兩岸以待涉者公私還往如履坦途即地遠郡邑舊所無舟者細民私造以爲衣食之計亦時或有之上失顧募之恩下有需求之擾停舟中流索取其直不饜其欲不已本以利人而反爲病識治體者每爲之太息焉吾邑中鵠鄉里名張家渡舊名舍埠據吉郡上游水出章貢南下兩岸居民輻輳百貨貿遷往往咸聚所謂地遠郡邑舊所無舟者此其一也里大姓張氏有諱寘淑者宋景祐間以左駙馬都尉家居造三舟以濟三津買田三十畝以給操舟者築室於周公塘連菴沿岡山諸處皆扁曰濟渡菴以分居之冲之劉丞相記

其事可考也朝代遷革規制漸隳菴毀於火舟蔽於水田奪於豪碑碎於牧豎敲擊風雨摧剝之餘所幸不亡而僅存者賴菴之遺址故在而鄉之父老尚能指示曰此張氏之先所謂濟渡菴也成化間封監察御史止齋君四川按察副使介軒君父子一心力圖光復物色得側碑山田十餘畝爲景祐故物喜不自勝封君家政叢委憲副使節馳驅有志未就先後下世於是有遺恨焉正德丙寅憲副令子南漳儒學訓導自持偕兄自周自約弟自肅自孚自勉自正自重自修相與謀曰名茲地

以吾姓者何著吾家之美也亦所以示不忘也今實去名存而吾等怒然安焉自今將有以鐵爐步見譏者吾等且柰何哉遂自誓曰所不能復吾舟與吾菴者有如此津乃伐木爲舟二割羅家橋腴田爲百畝歲入租百斛半給舟人半貸鄉人爲造舟備闕惠祐淫祠遺址中爲堂置義倉後爲室居舟人前爲門置牌亭著籍有司爲義戶扁仍舊貫規制條約簡易明白使後人可守而行無變更焉嗚呼何張氏前後之多賢哉前人不暇論已今諸君子能慨徽聲於將替續義舉於方新其所爲

元九鼎六 卷三十一
既高且遠斯豈祖考之獨幸門戶之私榮而已類而推之則家庭敦孝友之行鄉曲長退讓之風通有無卹患難百凡義舉肯靳而弗爲乎西京之治且最爲近古然兼并武斷猶未免焉是舉也匪獨著張氏之美而國家有道之長皇化無外之被雖閭閻編籍無官守民社之責焉者亦知隨分施仁克已爲義其過於西京何如哉故樂爲之記使凡於義已爲者弗替其終未爲者思儷其美而有官君子於扶偏起廢之道而無一弗備焉其爲民用之利豈少哉予因爲記茲菴而并以望焉

龔坊書院記

李中

弘治甲子同邑龔氏育齋以有宋時厥祖義甫創龔坊書院至元燬於兵乃力爲興復越十年育齋冢嗣粟夫屬予記之予惟書院之建所以善其子孫者在昔先賢之方幼嬉戲也舍近墓市則爲築埋賈術之務比遷學旁則爲陳列俎豆揖讓進退焉蓋耳目所寄厥心繇適之路也今書院之地有聖賢之書有師友之訓日從事於斯則身於是心於是非但學旁之外望而已君子之地烏有不可馴致也哉然千古以前千古以後與天

地相爲始終者惟此一心耳闢書院以使之潛心大業
全一心以至一身克一心以保四海推一心以教萬世
其關係匪輕矣然後世建書院者間有而考其成才多
媿於古何哉大學之學未明以小學之學未先爲之基
也夫赤子之心聖賢之心也方其幼也不有以養其良
知良能而鑿之以聲色臭味及其長也則先入之見已
爲之主矣雖從事於六經亦誦言忘味玩物喪志而已
是以先儒有云學校之教不如胎教與無誑之教蓋以
幼穉而循習乎禮容則長易遵乎大道而可以爲聖賢
之歸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吾願龔坊之書
院其爲子弟者先專心於朱子之小學以養其本然之
心然後從事夫大學之道以盡吾全體大用之學窮則
善一身一鄉達則善天下則書院者不誠君子之地也
哉義甫之創育齋之繼爲不虛矣是爲記

吉水富谿王氏始祖祠記

泰和 歐陽德

先王之制天子至於官師廟有等祭之世數視其廟始
祖之祭達乎諸侯高祖不及於大夫或曰廟以分制祀
以情權服未斬者情未盡無貴賤一也四代之治通乎

上下惟始祖不得通祀士庶人無百世不遷之宗乃近世故家大族蕃衍貴盛莫不追感所始弗祠弗報弗懣其心又源遠派疏萃渙合離莫大乎祠故儒者之論曰聖人之道二反本以教孝也收族以教睦也或曰僭乎曰祠而不廟牲牲弗具庶羞時物薦而不祭奚其僭吉水富谿王氏始祖祠臨安太守竹齋先生諱佐暨其子雅州守諱栢率族人成之者也其先蓋右軍五世孫洪守虔州子敏常因家寧都木瓜園敏常子唐御史大夫文廷嘗官吉州遂家吉水盧兪盧兪中微竹軒府君噓枯吹燼由此顯融暢達與宋俱隆元季播遷竹軒七世孫叔昭翁卜得富谿以從弟叔仁叔正徙居之獨叔恭留盧兪掌祠祀祠毀於兵世亦寢微臨安於是有富谿之祠祀者蓋六人臨安公曰祖一而已何六也蓋吾宗有三始焉御史大夫吉水始也竹軒中興始也三叔富谿始也併祀叔恭何其世微矣而嘗爲盧兪主吾忍忘盧兪乎三叔忍忘盧兪乎君子曰臨安公可謂仁至義盡也已矣祠成於成化戊戌今六十年而臨安之孫浙都司斷事君洙疑其位以問於德德曰未之前聞也請

億而言之乎七龕三級大夫中公龕最高左右稍卑竹
軒虛左居右四龕又卑四叔以序凡主櫝而藏之皆南
向蓋古者本廟各專其尊之意出而祀之堂大夫公南
向自如竹軒西面四叔稍降東西面若古禘祭之位今
制四代之祀亦如之君曰祠祀歲月羨租存之日溢移
之他費或謂不可何居乎處之德曰以爲墓祭以爲族
厲祭因以合族以爲鄉厲祭因以合鄉又推以食族之
貧者敬其所尊斯愛其所親孝之至也君曰善於是請
記其故以訓示後人且曰洙耄矣庶幾以成先子之志
也

吉水縣儒學尊經閣記

羅洪先

經之爲教古矣經之名則非古也經之爲道尊矣經之
尊則非古也古者聖王欲人各得其本心以明倫也聯
之以比閭族黨之師羣之以學校庠序之地齊之以智
仁聖義中和之德異之以孝友睦婣任恤之行而節養
磨揉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其所以節養而磨揉者
則習禮之周旋進退升降俯仰之容以求其體合樂之
疾徐清濁屈伸綴兆之度以平其氣操射御勞役之事

精書數煩細之業以出其智力長其技能使通達而不滯於方安便而不匱於用蓋接其精神而有可師承其指意而無難諭其教之行有出於名位之外者是人即爲經未有經之可名也及其學成而授以政也則宴饗養老勞農讀法所以行吾之禮也殷薦陳風敷言興道所以行吾之樂也選材斷獄治賦執戟所以行吾之射御與書數也蓋衰則以憲老禮之沒則以樂祖祀之其道之尊有出於名位之上者是經即其人未有經之可尊也及周之衰教弛道喪孔子生於魯而魯則周公之遺也易象詩樂之書猶有存焉孔子悲列國不皆魯而後世不可以無遺也自衛反魯正其舛雜而竊取之義莫大於春秋然猶曰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蓋深慨其無能自致夫節養磨揉而徒託之於經焉爾孔子沒及百年諸侯去籍處士橫議其紛裂而損毀不待秦火之爲烈也夫人亡經存猶爲糟粕而又出於煨燼之後緝於蠹蝕之餘是所存者千百之十一耳然千載之下有欲窺古人精神指意之所歸與當時士大夫之所及者尚有所據以得其彷彿然則經之必名於後世與

後世必經之是尊哉豈得已哉漢唐而下訓詁專門人皆數十百萬言其於經也蔽昧剝削而靡所助其去煨燼蠹蝕亦無幾也雖然今之爲經未有困以數十百萬言之皆通者有能諷誦其義修飾其身苟不至於蹈戾卽爲今人之所材而或善講習之語工程試之文苟不至於皆時卽可不棄於有司固非若古之僂僂盤辟酬酢授受以爲禮拊搏考覈揮持鈞調以爲樂而又縱送趨驟推布衍繹以爲射御書數其從事爲甚密其計時爲甚專也然未聞人之可尊如前所云者出乎其間而

甚則賓興常期數百里之邑曾一無以應明詔豈節養磨揉卒不可廢經雖存亦必有待其人乎吉水令石首王君之誥以明經起家興學禮士而丞以長沙尹陳君時中繕治起廢之才嘉靖丙午冬值令入覲邑以無事建尊經閣於儒學之後高幾四尋廣踰六咫而深與高稱不闕公儲旬月就緒明年王君返翼以兩廂薨闈棟楹具備且飾未幾丹徒朱君錫來爲學諭日督學者講習而程試之然尤拳拳於古人之說又以爲經之不完則閣猶虛噐也既三年將齋膳金入太學躬市之白於

巡按御史曹公君朴復得罰鍰若干以行明年辛亥至
自太學遂有漳州之命乃礮石謁予文記其役予惟孔
子之於六經猶后羿之較率王良之範馳驅也爲羿與
良者非必率範之拘也然舍率範無以造乎羿與良六
經者吾心之率範也即經求之而吾心存焉其弗槩於
吾心者必經之言有不盡也而不可以不反之吾心即
吾心求之而經存焉其不合於經者必吾心之誠有不
盡也而不可以不準之經反之吾心而後得孔子之全
經雖謂經無損於煨燼蠹蝕可也準之經而後得吾之

本心雖謂經有補於節養磨揉亦可也以經爲節養磨
揉之具則質之偏者不得不移習之深者不得不變立
其大以致明倫之實而出其餘以應令甲之求凡吾之
悅諸心者不啻聞簫韶於齊廷而言動可則唐虞揖遜
於一堂也凡吾之研諸慮者不啻觀河圖於周室而喜
怒不僭周孔刑賞於兩觀也始之以爲節養磨揉之具
而卒冲融流動於精神指意出處措設之間蓋經之可
尊者固如此若夫度閣之嚴亦猶古者懸象魏而徇以
木鐸固有司之所以不廢也諸君烏得而已諸嗚呼學

者其毋畫其力以自棄於今將務及其本以自進於古也哉其無比經於虛器也哉朱君所市御製書之爲卷幾經之爲卷幾子之爲卷幾史之爲卷幾集之爲卷幾總爲卷幾嚴扃大櫝藏數於有司授代必稽歛舒必時任在來者

東溪記

吉水蘭溪曾氏所居之旁有峯崑然東時曰寨山泉出其下泠泠潺潺鳴如沸釜少焉淙淙演迤虺盤絙引漚爲東溪春雨驟至潢潦四集其聲壯怒萬雷隱地秋水

既澄明月吐華夜氣寂寥心與境會曾君佐朝氏樂之朝汲而暮遊暑浴而渴飲洩其餘以溉膏壤歲穫幾千萬斛而魚鱉蒲茨之利不謀於他州而自給於是棄去儒生衣冠製居士服以居非有大故未嘗一日去東溪也嘗自言曰世之泛江湖踰河濟逐名利之所聚而趨焉者我知之矣其始也利斧資選徒旅戒糗糒而易舟楫更彌歲月而後能達然猶不免乎風濤之驚湍石之險其峭岸之崩壓暗湫之橫潰晨夕凌突不測之變十恒居其一二焉而所逐者又有得有不得其徒手完歸

又其最幸者也吾以是戚心焉吾嘗泊南浦望彭蠡巨浸未之迫觀而神已先褫爲之悲曰茲非昔日陳氏赴南昌之役敗於火攻處耶想其建黃屋鳴旗鼓載兵甲以艤腫揚帆而上亦欲決勝一戰保富貴於無窮也乃今所見汀州宿莽與烟濤過焉而已又嘗陸走長沙訪賈誼之宅弔湘江之魂又有大概焉人生逝水耳逝有遲速時有後先即使功名遂終不能挽頽波而返故壑吾擇其順而不累焉者可也且汨沒於濁流使人相訾竊指其後孰與吾被髮行歌東溪之上不出戶庭十餘武足以肆志而畢願不猶愈於浮沉之士乎念菴子聞之謂門弟子曰昔也吾誦緇林夫人之事登岸而歎拏船而去孔子拱立向之退而自失以爲是寓言也乃今觀東溪君信矣彼所謂往而不返有懲於溺焉者也雖然豈必仕者之爲溺哉夫人亦有之貴止其所思不出位焉爾矣小子記之吾少與之同師東泉先生吾見其占畢矣吾見其綴文矣彼非不慕仕者也然乃其樂止於東溪是果有懲者耶抑亦其跡似耶吾不能測也

小子記之

吉水縣重修儒學記

曾同亨

吉水儒學初自宋天聖四年在縣治左稍後百步而近其始故東面慶元中主簿李恕已謀於邑人改而南向今學宮是也國初因之當是時登進之數最甲宇內名流碩輔勲庸節概照耀史冊者相望而起可謂最盛嘉靖甲寅有司以科第偶間頗采諸博士弟子議盡取前民舍撤之自是弘厥軒豁巽峰前聳如奔龍躍馬爲一時規畫視舊改觀矣顧未幾長吏以遷代去其於易朽作新之事未之及也後二十年萬曆乙亥楚黃涵齋江

侯來爲令始至祇謁文廟謂櫺星門卑且陋無以示瞻仰更議新之會時詘不果又二年歲值大登乃斥贖緩之羨撤少尹漳浦許君貞昂建如式而大成殿明倫堂尊經閣左右兩廡啟聖名宦鄉賢孝子諸祠亭下至廡庫庖湏齋廬公署凡棟宇榱桷覆瓦級甍腐黑撓折者以次繕完既又用形家言改文盛橋東徑路使循橋而南復折左由經濟坊入以合於孔道又爲增高宮牆西偏窪地凡若干丈而學之制至是始大備復以諸生講業其中廩餼不時無以明受餐之義更膳以學田若干

畝而士之貧甚不能舉婚葬者歲捐其贏優助有差於是學博西安黃君詔偕其僚鍾祥毛君炳謂侯茲舉有功德於章逢甚盛宜有言以詔來者予惟有司之於學拓其湫隘致其崇峻飭其漫漶所以嘉惠此邦之士者其勤可謂至矣凡役夫若干工費若干侯名沛然楚黃岡人隆慶辛未進士爲政篤於愛民而嚴於繩下赫然負神明之譽人故樂爲之役凡有工作其費省而事易集類如此

仁文書院記

鄒元標

縣庠水流而東滙爲鑑湖汪洋停蓄左有地隆然高阜相傳爲鹽倉嶺續名東義倉倉徙入城剏文江書院萬歷庚辰江陵盡毀天下書院市地歸民間海寧陳侯令茲邑謂余居湫隘以俸易而歸余癸未余濫塵省垣以復書院請上報曰可余折簡歸其地於侯已侯升北部去蘭溪石樓徐侯至余申之曰此故辱名禮讓之場荆莽蒙翳久矣開茲堂奧以待來學其侯今日乎幸無讓侯乃筮日庀材鳩工以丞沈公有孚董其事爲屋三層繚以周垣翼以重廊視茲倍加宏麗名曰仁文書院謂

吾邑仁山萃律文水滌迴館介其間又取曾子輔仁會文之旨令多士知所取裁侯甚盛美予謹握管爲之記記曰粵昔上古學校庠序上無異教下無異學樵釣屠販即人而道在即地而學寓書院古未有也有宋諸大儒出闡明聖緒如白鹿鷺湖石鼓嶽麓皆其過化名區後踵其跡者書院遂遍域中亦倣黨庠塾序餘意輔學政之所未逮云蓋學政廢弛士師之所督責父兄之所期盼子弟之所傳頌惟咕畢是習稍一譚正學相羣訟譁以爲是不利進取至書院非齋明盛服不臨非仁義

不譚泳斯游斯有不赧然內愧勃然神悚回心嚮道者非夫也夫學難言矣夫子以正學爲七十子依歸得其宗者莫如顏子觀其問仁曰克己復禮爲仁其自叙曰夫子循循善誘博我以文曰言仁則未嘗及文曰博文則未嘗及仁茲得無岐而二之乎雖然夫子所謂仁者非枯槁寂滅之謂義禮智信皆仁也宇宙之至文在焉所謂文者非泛濫詞章之謂視聽言動皆文也吾心之至仁生焉仁也者即性也禮也文之樞紐也三代而下善學顏子者莫如程伯子曰學者先須識仁又曰不須

防檢不須窮索存得便合有得而世之識仁者以窮索爲妙悟以防檢爲戒慎而仁愈遠嗟乎非神明默識之君子仁未易言矣漢高祖圍魯魯諸儒講誦絃歌不輟故曰齊魯文學自其天性予吉彬彬海內稱爲鄒魯往學禁方熾獨吾吉不少變仁爲己任繼往開來吾於諸君子有厚望焉元標進未得行斯學於朝退願得明斯道於埜俾鄉子弟孝友忠信雖雖翼翼庶上不負聖天子明盛之世下不負良有司振作之美余睽睽欲開斯地之意庶幾其不孤也歟

文昌瀧江書院記

瀧江自宋歐陽文忠出而顯至文山先生大顯我明劉文介錢文肅彭王二殿撰張蕪素而重光入其鄉群山挿霄一水縈抱三獅雄踞江介漁人駕舴艋游若武陵桃源不復知有人世間者接其人皆負氣岸腹筭便便談古先事如數家珍問其俗孝弟力田矜重閭閻故古邑推禮教信義惟是鄉最予過而美之問今昔隆替狀乃晉諸生言曰夫爾鄉先輩名重千秋其靈尚有知乎所盼望後學者不淺今爾使學焉不加懋則振勵者無

方乃晉諸父老曰夫美玉不琢不成文彩諸士為美者
濟濟而父老任其學不督責間督責之不示之的使知
所宗亦烏所稱善教愚意倣古書社遺意祀諸大儒令
諸生肄業歲時祠祀其間俾知所師承可乎諸父老曰
此夙志也遂庀材鳩工費幾二千緡不期告成事祀之
日冠裳濟濟即三代威儀不如此矣諸父老曰惟先生
一言記之俾後學知所嚮往鄒子謹拜手言曰風之不
振吾等之責學之不懋誰之責歟夫學難言矣一變而
註疏再變而制義而學愈漓語以訓詁制義外有正學

彼必不吾信而今諸士之至止也入必由門門必升堂
堂必入室夫學亦有門有堂有室而知其入門也宗廟
之美百官之富其堂與也曰入室則非達天德未易語
此夫子三千之徒惟恐有聞如由止升堂而未入室也
所稱入室僅僅一顏子顏子之學一則曰如愚再則曰
卓爾愚與卓爾是何物哉益可以心悟不可以言傳子
故曰難言也予鄉先輩多尊濂洛七閩為矩矱近新建
一倡始糟粕前聞不知新建所謂知蓋經兵戈搶攘百
折而証之今所謂知者特其入門端倪而所云良知猶

屬對待有對待則落知識落知識則有生滅有生滅則
不足以言學去新建之旨益遠矣夫以擬議影響推測
爲知則又不如濂洛諸儒矩矱猶不失先聖禮教萬一
是鄉故崇禮教倘有由禮而遯知所崇知成性存存者
固予所願見而諸先輩及予屬望汝等紹述之意亦不
虛矣

徐公堤記

邑形勝自東山龍從盤亘百里一自巽入艮穿田爲學
宮一自離入兌繞河爲縣治學在內縣爲包絡縣濱江
水來有二一自粵度而廬陵一自雲蓋恩江匯於墨潭
折而繞邑左初建邑時城外間井輻輳幾無隙地積久
水齧閭殫爲河邑居弗寧每驚濤泊天孤城衙齋慄慄
栗栗若墜若覆丙戌蘭谿石樓徐侯至躬罹其患水退
乃毅然曰是將無城無城將無邑無邑又安能有民乃
以築堤請而當事者習侯爲地方計久遠僉從其議侯
乃竭日夜力躬度土工復以丞沈君有孚董其事沈君
仁慈而最得民和奉侯指麾罔敢怠隄就計長一百三
十丈高二丈面濶三尺土實石堅費蓋二千六百有奇

釐老稚孺填溢閭巷顧而言曰西門遺利史起與歎白圭隣壑子輿切責昔有障大澤而受封國者侯功謂何而可無紀爰伐石碑於上曰徐公堤蓋倣召棠遺意侯聞而瞿然曰不穀奉天子命吏茲土不能使川瀆効靈迺河伯不仁職爲厲階吾安敢徼二三父老胼胝力而自尸名爲諸父老進曰侯功德吾邑者甚盛一堤不足辱侯顧侯殫精萬目停驂卻蓋斯地者不知凡幾碑斯顧斯功且將與江流俱永耳相率術而問記於余余聞曰勞而不伐也見侯之虛焉有功不忘也見民之厚焉是可風矣余雖不文敢不勒而存之以憲來祀余聞大功之建非一人之力也侯是堤功誠偉鉅如令外有重堤延袤相聯堤且肇於金湯侯顧余言而頷許而無何以內召行矣渠一也前以屬鄭後以屬白當時歌曰鄭國在前白公繼後夫安知繼侯者不有白公其人乎邦人士屬記於余厥慮遠矣侯朗鑑虛衷嘉謀畢陳在邑槃滌政舉如舛書院以倡正學清戎籍以杜宿蠹救荒鋤頑皆其大者茲不具述

瞿圃記

古我名人所至韻字令人歌思不忘此不知其然而然也瞿圃者邑人士爲瞿侯題也侯以恩江令來署邑事濯濯風塵之表諸美政未更僕數而最加意學政先是學前羣居蔽秀徹節後說者謂風氣蕩而無制年年欲有事而竟成築舍諸生以聞侯侯毅然行之計居凡數層可爲藏修所費幾千金恚侯苦心并捐俸鍍金佐之成左爲射圃余顏曰瞿圃蓋取吾夫子觀射瞿相之圃而因圃志棠思云夫吉邑人士沐公薪禎民沐公覆露無之非公一圃何足借公不知昔賢如李如杜李之敬

亭杜之草堂如蘓如黃之渡各系之以姓停輅弔古者恨不起之千古它日之澤宮而閱圃名者知侯至止於斯布侯者繹公之德志正體直尚友者思公之人頑蘄孺立謂茲圃如李如杜如蘓如黃諸君子並秀來襟人且以爲瑤圃玄圃侯之賁吾邑者與仁山山水並峙哉

吉水荆壁陳侯新刻清匠冊記

曩石樓徐公清軍冊成諸縉紳告予曰匠等苦予思之造化忌完大美不再去其一可矣已覩民間年年追呼匠班互相吞蔽上官罔察心竊痛之然如有物喉間欲

吐者又非不欲言言而罔既與不言同我惠安陳侯下車精心職事予乃折簡曰今有一事遺數百年永利者清匠冊是已侯洞照民間如數鬚者民不敢欺且不忍欺今日不言元某自負侯不急行民苦誰因侯不逆予言乃按戶籍差次其等則而富者輸次貧與極貧遞降而逃亡者立除譬墜深淵者以萬仞之綆引之康衢侯澤普矣計上戶若干中下戶若干豁除若干缺之冊冊既成會上官有謂諸絕匠宜於四差內代補民涓滴不見益匠原額不見損諸諱而過元某曰予里斌斌世閥不然故籍終無所馮而四差正額尚多逋負是爲逋負者藉口且此例一開如糧如軍凡絕與逃及無名之種種散民間無已時陳侯聞斯言乃捐俸爲代予懼侯澤不能以徼人人未必如侯心也言於侯曰共此邑屋共此人民今削者斲者陶者甃者緝緝者豈必上古舊戶既除新戶宜增增之上則爲民擾宜令各都諸故匠覩有業諸名色者報聞縣令之私助新者既樂於輸而舊者亦不苦匱乏此均平之道侯是予言以召行恐後之君子不曙斯義仍下之人爲政又不思侯爲此竭

蹶者又元某囁嚅二十年餘始得竟美政難成如是愷悌君子宜憫吾輩苦衷矣敬碑片石永侯大澤

胡氏義倉記

國家令甲所在郡邑各勸義倉備凶歲計蓋做周官委積隋唐義廩餘意云顧行之有哲有否事既總於上官盤詰使出贖緩立聞窮民未受粒米而司廩者脂已先竭時當凶年道途遠者挈囊入城邑翹勤旦夕既苦資斧不得又挈空囊歸即得亦不償失陳陳相因半朽腐不可食此爲名耳昔我文公所至勸社倉獨行之建陽

者稱善以文公提衡於上劉氏父子襄助於下故行之無弊乃各處雖做公遺意終非盡善有門人問公公對曰有治人無治法雖儒生常談然至理不越此然余常思文公雖往文公心至今在有文公真心則自不患無劉氏父子出其間以佐於下而近得之邑大洲胡氏謹菴君云君爲名司李聽松公後裔善計然策家稍裕眊宅邑亦在下駟而公所至爲德施榘瘞枯骨賻廉吏咸不使人知獨念農事方興鄉里有持衣被捐釵釧爲質而富民猶擁粒米如珠玉屢高價靳不以與人者不忍

見乃推轂數百鍾以貸閭左人不問息閭左人德之數
十年又懼後人罔晰前意乃剏倉歲貯而冀世世無隕
墜焉斯其行亦卓矣使文公而在欣賞何如者軻氏論
王政曰守望相助夫使閭左皆枵腹即欲守望得乎雖
然君爲此極難不責息亦可并母錢而不償則其澤有
窮厥父堂厥子弟肯構則其澤亦有窮嗟乎君之澤有
窮而一念不忍人饑溺之心與古先聖賢一轍則無窮
予不可無記元某進未能使民飲一勺之澤退復辱里
中父老歲時斗酒相勞亡能如君使人被其澤視君有
赧顏然予獨怪業以縉紳名使里人望之如鸞鳳自甘
鼠雀人飲恨於室者於君賢不肖何如也

吉水縣新修城隍廟記

我太祖開天立極丕正祀典城隍之祀著於令甲諸郡
邑大夫至必誓而後臨民有事山川載主合食有事於
厲位主於中鎮羣祀焉凡誓詞皆太祖手自裁定蓋謂
神與百司相峙而典幽明淑慝之權神人合德則民休
不則爲民盪其所以鼓舞萬物者厥意淵哉吉水故有
城隍廟在邑治前年深漸以腐敗惠安陳侯初下車謁

廟嘆曰會典載廟制視邑廳事高廣爲差茲何卑卑也
即有志更新而適以事止又二年政大行民大悅侯乃
拓地市木石鳩工委少尹李子汝昌等董其役而新之
中爲堂後爲樓若節若門若坊崇廣有宜文質中度始
於甲辰冬落成於丙午秋費約數百緡侯俸與士民樂
輸者各半自是物不疵厲年穀豐熟諸凡以事至茲廟
者咸頌美焉侯乃過鄒子求記予竊聞先儒常致疑社
與城隍祀爲復不知社言養穀在五行中居木數而神
禹別列之爲六府粒我蒸民誰之功歟高城深隍寧無
有隱然固於金湯者爲民之衛不然即中雷門井有功
一家者庶民尚且祀之矧神有功郡邑者哉大哉聖祖
真禮樂神人之主可爲萬世極侯惠於幽明神享民安
真得大聖人制禮嚴祀之意均宜記遂記之

清補虛糧虛丁記

萬歷壬子會當審編邑不清丈者九十年有無立錐糧
十餘石者有父子二百丁者有都畝丁糧虛十之九者
有祖父爲中丞爲翰苑爲觀察鵠形受役者有鬻妻兒
者有名家子願爲人奴者有擔簦傳經空所得以給者

有挈妻孥轉徙楚粵滇黔者茅屋石田一望莽蒼風烟
悽愴雪涕寒心年年以履畝請面頻議頻罷蓋收糧多
不以則小民惟有死徙耳西蜀六吉孫侯蒞邑稔知其
故私計曰是難以口舌爭也自下車陰察民間開墾者
手存之筭年餘民漸以實告侯亟收之今期當審編侯
自惟奉聖天子命令茲土令此子子黎民長此安窮不
忍乃先以書播告諸士紳曰不佞代置茲邦自睹民年
年以虛丁糧受楚不一爲之所鴻鴈嗷嗷者謂何不佞
有懼心焉謂諸君子哀憐計之聞者唯唯否否有謂各

有畛域柰何以此益彼有謂彼雖各都乎然比落而居
不分宵燭末光非仁有謂父母於子即貧富賤貴各異
皆子也宜從各上報書有差候又慮聽之不廣也乃設
匿神廟言宅事陰弄人者立火之其丁糧詭而未報者
盡得其主名又各以先報者錯綜參伍審之開墾繁甚
未報者量爲加增此如九牛一毛不見其損虛絕悉與
豁除計去虛糧幾二百石虛丁幾四百丁諸窮民視如
夙蒙空霧中劃然青天開而杲日臨也仁矣我后召杜
比烈矣鄒子退而思之共此郡邑吾邑柰何久罹此苦

莫有援者何則平議之說中之也審役之年上官輒以問通邑通邑習訛踵故僉曰聽里甲平議垂拱受成旬日可竣蓋安靜不與下爭說甚美不知平議二字有力者為政小民並里而居不敢申一喙矧曰公庭平議狀進一吏喝名立而退小民即苦且甘之矣嗟乎上之人豈盡知乎審者如掬獄然彼此相質之謂一獄情更數官數年不能決謂十年物情以一人片晌能得之雖名不擾十年內赤子茹荼餐藥於敗簷朽柱間者不知其幾矣且平者如水之無波也風恬浪靜魚龍晝伏始謂

之平濁浪排空朦朧摧殘望洋者褰裳而返亦謂之平乎聖賢論平天下在絜矩夫平何易言人非為身謀則為子孫計又遠必欲得其平人人輸誠是何聖賢之多耶稍有微熖便思薰灼此圖圉恒情非我侯公慈明斷竭盡血誠誰能破其巢穴是天以侯錫我邦人士出之水火登之衽席不然民幾無生矣元標山谷腐儒恐後來諸君子復為平議二字所蠱當審編不細察與衰衆寡強弱而裒益之其為閭里苦者復如曩日謹為記以俟續至者取衷焉要知十年間滄流靡定以審為主以

平議畧佐之上爲政小民之情得上聽平議爲主審爲故事下爲政豪民之情得夫分符綰綬謂何而不爲細民地乎豪民即稍稍服役昂宵有路細民稍不獲伸捨地無門元標非與時左也心有所獨知吾邑賢才無盡必有學明一體心元標之心者謹記

義田記

羅大絃

絃幼時侍先大人朝夕二日一炊飯然且時時不給及先大人不祿食於兄嫂家貧尤過先大人時歲食半取於糴貸至三四五月糴貸亦不給也遇歲荒則終日一舉火而予愈益誦讀不輟然予視族人之貧尤有十倍於不肖者每向族人而歎曰使吾得志必不使吾妻孥有餘飽而使族人饑也今不肖徼祖考之靈得免溝壑而族人之饑愈甚竊記不肖有知與族中諸父兄弟弟共饑寒困苦三十餘年而予既祿食焉忍以官貧爲辭因與諸父兄約每年捐俸五兩買田若干付兄弟之良者司其出納計十年可得田數十畝租入若干族中懸空待哺於此者不過五六家其餘稍補其乏其孤獨羸老無告之極者量時竟給之其次或收十七或收十五

或僅免其息租之入有常而債之收又有加如是者積
之累年族人可以無饑矣夫卿黨宗族之樂有貴者謂
其能安賤也樂有富者謂其能安貧也樂有賢者謂其
能恤衆也予之富貴不敢知然焉敢自處於不賢乎於
戲進退有義窮通有命自今以往能必吾十年食朝廷
之祿哉夫踐吾言者志也義命時也勤業自食者力也
吾行其志族人強其力以聽諸時天將或者佑族人以
弗饑乎

重修仁文書院記

李日宣

夫道運與世運相貞持者也世無常治而不亂當其亂
孰一之道無常明而不晦當其晦孰轉之非有大力者
體道之至持世之真使日月長揭於中天江河翁行於
大地道之幾爲世陸沉久矣故曰人能弘道言道待人
行不隨世顯晦也吾邑仁文書院故東義倉舊址初毀
於江陵海寧陳君贖之民間爲先忠介師講道地萬歷
癸未師疏請得復蘭谿徐侯始煥焉壯之日宣髫年即
從師朝夕講業其中濟濟雍雍數十年來一日也未幾
秦火烈於崔魏諸宵小以先師物故祠於斯遂借去書

院名以禍宣及家總憲叔宣是以勉從諸祖父命折屋而納其價於官因謀之諸生卜龍華右偏豎數楹以妥師主而顏曰明德祠諸生瞻迺於斯二十年矣迄今辛巳年平湖沈侯來令吾邑固宣所心期爲吾道礎石不意於此中更熱也會壬午冬宣奉遣命入蜀過里門爲兵寇阻道日望巴山杳然天際不皇寧處侯數相慰曰時事若此前路可知君命師誼等急也仁山文水之間公得無意乎蓋屈指癸未師請復時又一週甲子矣道其將行也歟於是從侯命率諸生更訂舊址負向掄材

鳩工以及門婁文華張瑋李日東曾子愉等約正胡燁等董其事不百日而前堂後寢門廊巋然也時周垣饌舍雖尚有待而規制已定補葺可期宣乃卜吉迎師靈於寢仍署明德祠而署其堂曰弘道署其門曰仁文書院存師命也是日侯率學師俯臨諸衿耆咸在予偕殿撰劉公孝則明府上官公兩石暨諸紳老追陪爲竟日會侯屬宣爲紀其始末於石曰是紀非公不可宣作而謝曰侯亦知先師取名仁文非沾沾山水義乎昔者孔顏之相印也曰會文曰復仁曰克已復禮曰博文約禮

先師諄諄焉詔之矣愚謂仁也文也何以禮是用諄諄也禮者體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即吾心之至文也誠得體天地萬物渾然在已即克即復即博即約視聽言動見無非是高堅前後轉臻佳妙歸天下於一日立卓爾於既竭仁豈遠乎哉且夫奎壁星聚草樹春華天地之心隨在可見學問誠貴自得然親師取友之益匪細可忽故切磋比於他山講習始徵麗澤學不求友即終日閉戶嘿坐不無枯槁寂寞之病此輔仁必資會友豈僅僅詞章是務乎吾鄉素競名教朋輩慮未免以詞章分本業其實性道文章原無二致在人自取我侯固深心體道者且從吾友劉念臺先生備業有年其生平學力只在清心寡慾窮理明性邇來攜其師人譜一冊以示諸生真中流一柱念朋輩昔矜式吾仁文師茲更佩服我侯清心寡慾之學相與及時策勵以督宣之不逮庶幾各務本業而不爲世風所陸沉以無負先師汲引來學我侯與人爲善之意宣翹跂俟之侯沈姓諱中柱浙江平湖人中崇禎庚辰進士諸不具錄

重修崇桂書院記

李世元

書院所以講道德育人才也道德明而文章著人才盛而國運昌其所闢誠重矣夫予居鄉折桂舊建書院而顏曰崇桂嘉其名也蓋彷彿韓相之畫錦堂而云然耳宋元以來士多肄業其中類能以經術起家銘鐘鼎而著旂常迨國朝定鼎而後吉邑人才甲天下吾鄉之任鶚薦捷南宮者指不勝屈皆由書院之振興鼓舞而然至如廖先生謚恭敏與先水部公號敬齋又嘗分庭講學以昌明大道而崇桂之聲光於焉尤著洎後鄒忠介夫子解組歸里因家吾鄉之水田雅慕斯院之文教追維

先賢之芳躅遂大開講堂詔示來茲元小子請業問難匪伊朝夕受訓多矣適天啟丁卯予亦幸掇鄉闈越三載即擢雋都教授未嘗不本書院之禮法前賢之道德以育斯邑之人才也又數年丁丑余與本邑劉諱同升蕭諱琦二先生同取進士予即特簡湖州司刑承恩榮歸爲尋昔年讀書樂道處敬謁院之先大人見其牆宇傾圯榱桷凋敝回憶曩者鄒夫子講學時不下十餘年而哲人云往館舍頽敗未有不憑弔歎歎也因徘徊久之與諸昆弟僉謀修復皆樂輸重貲興工於八月上吉

逾三月而始竣興廢舉墜舊制靡不具備上可以崇祀
賢哲下得以會課文藝於是都人士咸集而樂觀厥成
焉是役也踵事增華敢告勞於諸君子之前抑亦責有
攸歸分所宜然豈以飾觀美爲哉敬告鄉人曰書院之
興敗吾鄉之盛衰係之當無忘崇桂之名維持弗替延
名賢以講道德萃雋秀以育人才庶使吾鄉之中入爲
孝子出爲忠臣多士濟濟群觀上國之光則文章日益
著國運日益昌此予所深願也援筆記之以爲後起者
勸

友烈祠記

吳縣 文震孟

友烈祠何祀乎祀吉水李君士開必先甫也何言乎友
烈也必先與異母弟士國同舟而濟弟溺於水必先號
焉因自投於河以殉弟也邦人哀焉爲上其事臺使者
臺使者下檄郡邑祀君膠庠而其尊人司馬公具疏於
朝天子愍其事勅建坊以旌邦人謀之謂既奉明旨風
勳名教坊固不若祠之永也先是邑有隋李孝子祠蓋
殉父而死於火者今必先則殉弟而死於水者已議合
祀或又謂祠後爲孝子墓配享非宜則別祠於孝祠之

右兩賢相峙若賓主云祠何以名友烈也蓋人倫有五
臣死君爲忠烈子死父爲孝烈妻死夫爲貞烈朋友相
爲死爲義烈惟兄未有爲弟死者今兄爲弟死名以義
起稱爲友烈不亦宜乎有私諡必先爲孝烈者蓋原本
其志意以爲烈烈之氣發於至孝且書固有之惟孝友
于兄弟天下未有不孝而能友者也是以諡之孝烈也
而祠以表微則弗如友烈之彰也文子聞其事作而歎
曰於乎人之真心其不能自達也久矣即臣子於君父
忠孝大節炳於日星然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既有成仁

之思復有舍與取之揀擇分別猶似非不慮不學之良
也使必先當死之時有一顧子惜妻之念與懷才未展
之想肯遂捐生殉乎即不然而高堂有祖有父有母俱
鍾愛於身身可輕擲乎且身雖死無揀於弟弟既亡矣
祖若父母方悼痛不遑又溺一個焉於弟無益於高堂
甚損稍躊躇焉斟酌焉無可死之義必矣而必先進不
斬名退不慮身直從天倫至性顯此一絲不挂之本來
性之利心之良畢現直達此真孟子所指之乍見而入
水不需入火不熱此物此志也至於整巾及衣倉皇之

際從容自如又庶幾乎結纓易箠之風故使必先乘時
逢世爲天子使必能精白一心無有貳志無論容容自
保之徒不足供其一唾即慷慨自許而名根未淨轉念
稍乖亦無能步芳躅拜後塵矣然則必先之闕於民彝
世教豈一身一家之事哉夫死生亦大矣當此際而片
念不起又豈一俄頃之所能辦更以微節義之鄉濡染
有自而家學之淵源不可誣也爲之記以復其邦人且
以慰司馬公之悲思而過其祠者瞻其面貌寧惟肅然
起敬於君臣父子人倫之大抑亦油然而生心矣乎

日月湖記

劉同升

予邑山水之勝最於城中而人事殊未至與友人商畧
思還舊觀聞父母之言邑中有日月湖城外之鑑湖月
也城中學前之湖日也鑑湖之水通於城內兩湖交會
映帶疊序然後注於一溪遶城而北行橋爲北門之鎖
形勝之說如此今學前汙處即日湖也其田不可以畊
圍其田畝濬之遷其土以隄而湖以成城中之景增一
日焉夫人心如日當使若重離之炤山川信助於人文
哉今溪之繇鑑而流者春則發發冬則瓦礫壅塞其間

故水不清水不清而欲人文之盛難矣邑治學宮界於一溪在一疏淪間而已予遊行半海內皆以得水爲形勝若子邑有水而湮之抑亦人事之不修也

瀟瀧遊記

施士達

瀟瀧余鄉佳山水也阡表一出瀧江之名競傳古今去余家甫廿里余幼時欲往未果迨今乃幸作此勝遊遊日取道勺埠亂於河依岸而上上五里爲螺灘龍之下流也灘居江南其北一山崖寧如獅子勢逆河是爲水口外獅去三獅尚遠峭壁削成不可路遊人多自南初

尚坦久之迫山路狹纔容行輿難穩坐古人驅逐羊腸想當如是一往歷崖或踰嶺折而入徑稍稍平亦無廬舍小庵在山半青篁翠竹參差而出時未暇造其峯微見一二山僧出沒於豐草煙巒中而已從徑而轉一石突起偉如長人佇立欲語即東龍先生遇神仙處稍出仍躡山足臨絕壑兩岸夾山崇堯駢駢視天一線耳下爲猿步灘洪湍巨浪水石相搏耳邊目際最可張皇因誦子美波浪蕪天風雲接地之句宛然在目復前行水勢少夷羣山環逼幾以爲山盡水窮矣一灣嶺斷石圻

不可徑度則馬嘶橋接焉其下積石巉巉水從高山瀉
下三峽分流怒石齟齬作洪鐘聲細滴音若笙簧使聽
者忘倦真山間一節鼓吹也旋折山益高聞頂有渴馬
飲泉池仙人丹竈猶存見者亦罕山下路益仄諺名鼠
沿缸志險也長凡數百尋余因下與猶覺股慄令小溪
掖而行溪皆畏從此望釣魚臺臺在水上央平可坐十
人時兩牧童吹笛鬪歌於上側耳遠聽頗不欲去有頃
復經灘吐珠噴雪之景轟雷破壁之勢又汹涌矣如是
且數次其中嶧魄挿天蒼巖蔽日回森矚駭驚濤拍岸

所在有之怪石若尸偃猴眠佛立之屬或碧或赤竒峯
夏雲方之蔑已又一里始至瀧瀧石峙波中稜利倅劒
戟想舟上下失勢其破碎淪溺可勝道哉仰視山腰松
杉蒼蔚煙氣繞樹杪間問爲龍王廟也縱步益涉浣手
揖拜廟倚山不能廣廣約三四尋上有天下無二竒勝
字爲歐陽公題歲久沉湮曾岡伯補之波撇尚不古余
徘徊踰時時新漲正湧舟停不敢下從廟視舟如葉從
舟視廟霧橫樓頭樹迷曲徑一倪雲林小景也瀧上匯
爲潭初潭名約絲碧浮水面波平如鏡潭岸青石排列

長十丈餘高五六丈平突相間適野老傍伏指余曰往科名盛日人曉起見紅光知爲多雋後遂云掛榜石石穴透底許旌陽驅龍於內天早上官步禱雨每隨車太守汪公以繩懸數人入焉人返云闢三門坦通衢異怪千餘皆人質螭首執戈戟列行伍望見瓊宮朱殿翠楹虹棘琳瑯綃縠俱非人間所及太守不信命巫人往觀如其言言未畢大聲忽發天拆地裂雲烟沸湧風霆兩雷一時並集太守以新命行未嘗泐石紀蹟迄爲憾事老人固見及此又行數十步至第二潭爲悠潭潭水淪

漣與波上下視前稍殊古樹植岸鬱鬱蒼蒼枝條皆倒插水中樹下鎖雲石一片苔痕似繡葉垂則蓋中嵌第一闕三字字亦不知何代大都不類人爲蓋龍之奇峭如此進此無復險也已又數里乃三獅列處三獅相間各半里許名行名坐彷彿如活其一爲眠眠者居北水溢不可見沙體石骨秋深月夕冬寒霜薄頭足歷歷如畫自是豁然開朗一望平曠村居鱗集俗傳五里三元此其地也進百里六一遺址在焉不及縱目矣遂東渡北望三台弔彭公之故墟見殘垣荒石使人太息維時

夕陽在山遇丈人因宿其家與語丈人曰此岸觀也試
由水看旦日駕扁舟下欲窮其趣浪湧棹迅舟行如飛
層巒疊嶂畫峯翠屏倒影中流者忽忽如海蜃樓臺不
能留盼猿聲不住輕舟已過其慄疾如此觀止矣登岸
即勺埠古剎時崇禎十年端午後五日同遊一人問若
佳否喘喘疲甚頗令興阻施子曰大江以西山川之秀
古今共推要未若瀧江之竒路阻行難遊屐所不到其
美不能盡傳若夫石與水依如削如鋸高峯入雲翠壁
染烟山深無人花自開落陶弘景云康樂以來未有能

與者

